浮邱子

浮邱子卷之十

益陽湯鵬海秋著

訓吏上

浮邱子曰天下之政曷弊乎曰弊於因意而用法因法而用例因例而用案天下之權曷歸乎曰不歸於君不歸於相不歸於有司百執事而歸於吏胥天下之吏胥曷爲而權是歸乎曰用法則吏胥擅周內用例則吏胥擅苛比用案則吏胥擅種記於是君臣上下遜謝兆如不得不挈大權以予之雖然君臣上下曷爲而不吏胥是若乎曰不能闢誠布公任德而不任法不能旁搜遠紹改古而不改例不能疏節濶目隨事而不隨案於是以瞀亂拘苦之胷聽轉移高下於吏胥之手而迄不知其所之語曰山霤至柔石爲之穿蝎蟲至弱木爲之弊於乎吏胥之於政何以異焉且夫天有晝必有夜地有肥必有磽人有君子必有小人其生也竝世其爲也竝力此君子之所拊膺太息而無如何也古者小

人之種類之氣數不一今也咸菲於吏胥之途古者君子能治小人之
性行之智術不一今也咸短於治吏胥之術途菲則好醜不可剖判術
短則治習亡與仔肩此君子之所攘臂稱首而不能已也夫君子之所
無如何固君子之所不能已也君子之所不能已固不君子者之所苟
焉以技吾者也是故與吏胥表裏作奸者巧而有敗者也即毋與吏胥
作奸而官如木偶吏胥如鼠狐俾得文其奸以惽視聽者愚而無察者也
不善用吏胥反爲吏胥用者悔而無及者也即善用吏胥此亦操縱出
人之奇而不能俾小人漸仁劘義咸爲君子者美而有憾者也是故君
子有以處之有以化之處之維何曰莫若官皆自領其事昔陸慧曉爲
吏部郎未嘗與都令史語帝曰都令史諳悉舊貫可共參懷慧曉曰六
十之年不能咨都令史爲吏部郎寇萊公爲相議擇一人爲馬步軍指
揮使吏以文籍進公問何對曰例簿也公曰朝廷欲用一衙官尚須檢

例耶安用我輩夫戇曉非不詳舊貫也黠令史以尊體統也秉公非濫用銜官也黠例簿以尊名器也苟得郎如戇曉也則令史如虎者舉可唾也苟得柄如秉公也則例簿如山者舉可火也孔子曰小人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此言有以處之也夫化之維何曰莫若通經爲吏昔漢武帝許下主郡太守卒史皆用通一藝以上者元順帝命左右二司六部吏屬於午後講習經史夫武帝非不創制踰節也而錄卒史者文學之雅懷也順帝非不綱維殆弛也而命吏屬考訓典之高義也故通經不必爲吏也要之於上達以致用也而爲吏不可以不通經也委之於末流而不汙垢也孔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此言有以化之也夫夫君子而不慮之化之則吏胥之毒焉有祀極乎江河日下緊誰障之鴟梟塞天羣誰擯斥之蕪穢在田嘉禾無所措焉泥在鈞金在鎔唯甄者冶者之所作焉是故官皆自領其事

則吏無智慧無智慧則無揣摩無揣摩則無舞弄無舞弄則無奸盜無奸盜則無破壞無破壞則天下之元氣實而患氣衰通經爲吏則吏有本根有本根則有名檢有名檢則有戒懼有戒懼則有修能有修能則有幹濟有幹濟則天下之出於吏胥者皆人材出於人材者皆儒術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於乎是道也其孰信乎而孰當務之爲亟矣乎

是故天下之弊莫不積於文恬武熙也起於上無禮下無學也文恬武熙於是官不自領其事而吏以勤濟其悍以機警濟其詐以書試覘驗濟其敗上無禮下無學於是通經爲吏之脈斷而吏以陋飾其惡以淺易飾其無術以搖尾乞憐飾其貪鄙嗜利無恥詩曰爲鬼爲蜮則不可測於乎是弊也其孰挽乎而孰擊斷昌明之矣乎

訓吏下

浮邨子曰今天下咸知吏胥之爲毒矣知吏胥之爲毒則亟亟乎思其

所以徵艾之燬艾之而毒不已則躬操吏胥之事以關執吏胥之奸於乎此吏胥之奸所以更奇毒所以更奇橫也宮室有穴而鼠処之乃欲與鼠竝據穴中曰夫如是而鼠不我処是以鼠治鼠也不亦盃乎衣裳在笥而蟲蔽之乃欲與蟲竝據笥中曰夫如是而蟲不我蔽是以蟲治蟲也不亦需乎傳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是故天子之尊公輔封疆之所稟命也公輔之尊卿尹曹司之所稟命也封疆之尊監司守令之所稟命也今自上下下以籌書爲智以期會爲信以唯諾爲禮以苛比爲義是帥斯代斯人而操吏胥之事於乎以天子而操吏胥之事於是公輔承其流遞以公輔而操吏胥之事矣封疆傚其力遞以封疆而操吏胥之事矣以公輔而操吏胥之事於是卿尹承其流遞以卿尹而操吏胥之事矣曹司傚其力遞以曹司而操吏胥之事矣以封疆而操吏胥之事於是監司承其流遞以監司而操吏胥之事矣守令傚其

力逋以守令而操吏胥之事矣於乎士各有志不可彊也金在沙而玉在泥不可恩也以千百人之操吏胥則必有一人之不操吏胥者以孤行其意以一人之不操吏胥則必有千百人之操吏胥者以短其不然昔漁父謂屈原曰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然而戒其和同振其英特納其險難去其健羨毋爲物握毋與時移毋爲巨降毋與末齊牟之以握厚之以醞恬之以情秩之以分辨耆其辭鏡理其形類傷其目義痛其心竊若流泚太息以評騭之曰是尙屑者而若此乎此其鋪陳而複駢旁而雜者吏胥之文字已爾此其補苴而漏標舉而夸者吏胥之經濟已爾此其謝通而合曲折而入者吏胥之聰明已爾此其彊執而狠倒持而偵者吏胥之斷制已爾此其旁臬而恐磨耗而宛者吏胥之繁勞已爾此其奮飛而捷連姤而奪者吏胥之亨通已爾此其濡染而及蔓延而生者吏胥之風尙已

爾此其奐偕而起朋比而至者吏胥之人材已爾其在小緡之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其在蕩之詩曰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是豈不為君臣上下立之炯戒矣乎且夫日不知夜月不知晝日月為明而弗能兼無損於其大也目能視手能操而目不能代手手不能代目無損於其各也今有天下國家之責者咸不自事其事而操吏胥之事然而吏胥常勝君臣上下常不勝吏胥之心機計能常出於君臣上下所繩尺之外所意料之外所繩尺之外則增其偽所意料之外則遁其非此吏胥所以常勝也君臣上下之情故事實不能切在吏胥所掌記之中所擬議之中所掌記之中則我常弃而彼常取所擬議之中則我常頓而彼常利此君臣上下所以常不勝也積常不勝之勢以至於靨而君臣上下之理日以微矣爾常勝之勢以至於目中不復知有君臣上下

而吏胥之奸滿腹毒滿世矣其在抑之詩曰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孰謂吏胥而不可以勝之矣乎勝之維何曰以吏胥之事還之吏胥以君臣上下之事還之君臣上下以大體爲規摹以小體爲不足杖以公道爲脈絡以私道爲不可行游乎六藝悅乎百家我知其弗爲吏胥之文字也矣樹乎社稷孕乎民物我知其弗爲吏胥之經濟也矣察而不剸中而不奇我知其弗爲吏胥之聰明也矣憤而不沸鈍而不慘我知其弗爲吏胥之斷制也矣簡而不漏豐而不枯我知其弗爲吏胥之繁勞也矣聳而不隨勁而不萎我知其弗爲吏胥之亨通也矣入守典則出振手裁我知其弗爲吏胥之風尚也矣上闚聖賢次自貴愛我知其弗爲吏胥之人材也矣兹入端清迺吏胥所以簸弄君臣上下而破其所挾持而不有之出其所可爲典刑而壁齊變化之於是君臣上下常勝而吏胥常不勝夫吏胥之所以

不勝爲其勝之以不吏胥之人也勝之以不吏胥之人爲其君臣上下咸相爲婀娿以毋操吏胥之事也昔柳彧見隋主勤於聽受百僚奏請多有煩碎諫曰陛下留心治道無憚疲勞乃至營造細小之事出給輕微之物一日之內酬答百司願察臣言少減煩碎唯經國大計非臣下所能裁斷者奏請詳決此爲臣下者戒其君上以毋操吏胥之事也唐太宗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爲宰相當大開耳目求訪賢哲比聞聽受詞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哉此爲君上者戒其臣下以毋操吏胥之事也曹參代蕭何爲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約束擇郡國吏木訥於文辭重厚長者即召除爲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此在上位者戒其羣僚以毋操吏胥之事也諸葛亮躬校簿書主簿楊顒諫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古稱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丙吉不問死人陳平不知錢穀彼誠達於位分之體

也今公躬校簿書流汗終日不亦勞乎此在下位者戒其長官以毋操吏胥之事也大底相爲痌戒也則相爲匡救也相爲匡救也則相爲蕩除也相爲蕩除也則相爲整理也相爲整理也則相爲扶養也相爲扶養也則相爲雍容也相爲雍容也則相爲綢亘也是故善醫疾者審脈審方善醫國者審政審人今欲政其政人其人則亡過戒其君臣上下以毋操吏胥云爾是故臣下戒其君上而君上不吏胥矣君上不吏胥然後吏胥不援君上以束縛人不援君上以束縛人然後吏胥之根株去君上戒其臣下而臣下不吏胥矣臣下不吏胥然後吏胥不援臣下以駈使人不援臣下以駈使人然後吏胥之枝葉去上位戒其羣僚而羣僚不吏胥矣羣僚不吏胥然後吏胥不援羣僚以刺擧人不援羣僚以刺擧人然後吏胥之機括去下位戒其長官而長官不吏胥矣長官不吏胥然後吏胥不援長官以恐愒人不援長官以恐愒人然後吏胥

之氣炎去去吏胥之氣焰然後險心盜嘗不可抵害者亡有也去吏胥之機括然後詭文造端不可測識者亡有也去吏胥之枝葉然後駢旁側出不可收拾者亡有也去吏胥之根株然後隱忌壅蔽不可擿剔者亡有也四者亡有然后綱常振而政教明陰陽和而風雨時也其在角弓之詩曰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允若玆則吏胥何奸之能奇而何毒之能横矣乎是故以奸鉏奸者揣以正理奸者融以毒沸毒者誅以良約毒者馴

醫貧

浮邱子曰醫貧有道乎曰古者多常民而農居其十之八九今者多浮民而農不過十之三四是故農者不必食食者不必農使食者必農則不農者必力農不農者必力農則業有所歸使農者必食則不農者不賊農不農者不賊農則弊有所止弊有所止則民毋敢作爲奇言異服

奸聲亂色羣居暱處不奉訓典者業有所閑則民毋敢坐仰天家豢養子又生子孫又生孫不親稼穡艱難者無不奉訓典之民則樸氣存樸氣存則羣知勉羣知勉則物力豐無不親稼穡之民則生理足生理足則自爲養自爲養則邦本厚如是者國無貧女子不績則逸逸則婬婬則俗壞女子不桑則蠶不畜蠶不畜則繭不成繭不成則布帛不出布帛不出則仰他人絲絮而後衣之仰他人絲絮而後衣之則費倍而不可以常是故君子樹蠶桑毋以地教紡績毋以族毋以地則東南宜之西北亦宜之毋以族則貧賤之婦宜之富貴之婦亦宜之使富貴之婦皆紡績則不勞而衣文繡者有徵使西北皆蠶桑則布帛不可勝用而民享其利如是者國無貧井田不可驟復也盡限民田平壟陌患其太廣也盡稽戶口平稽戶口則析多寡析多寡則摠制節摠制節則詳生聚限民田則均貧富均貧富則抑兼并抑兼并則鮮流亡如是者國無

貧民命於天有亨有困穀產於地有豐有耗賦入於君有艱有易是故毋遐有餘毋忘不足毋遑有餘則儲之以待用毋忘不足則用之以補匱儲之以待用則內毋瘠用之以補匱則外毋操內毋瘠外毋操則水旱不能使蓄盜賊不能使困水旱不能使蓄則人民利盜賊不能使困則宗祏定人民利宗祏定則萬年之計非一歲之計不終日之計如是者國無貧天下皆王土也民皆赤子也皆王土則肥磽暑同皆赤子則甘苦暑同是故賦無偏重貢無偏輕偏輕者毋加之以明有恩也偏重者毋仍之以明有制也是故拯其急蘇其困必出於有恩有恩必出於有制有制必出於大公大公必出於獨斷能獨斷則民倚杖能大公則民說服民說服則無倍畔民倚杖則無飢措如是者國無貧古之征於民也粟今之征於民也銀是故銀勢積重粟勢積輕銀勢積重則督征愈急督征愈急則民愈恐民愈恐則操銀者登其價以難民登其價以

離民則與妻孥子然後已粟勞積輕則赴征食僣㳟一征食僣則民愈怨
民愈怨則粟不足以贍而田不足以守粟不足以贍而田不足以守則
作奸犯科然後已是故君子毋弃民所有毋苛民所無毋所獲非所輸
所需非所出毋弃民所有則粟不戴毋苛民所無則錢不貲毋所獲非
所輸所需非所出則民不窮而賦不詘如是者國無貲常則毋違民時
荒則毋索民租毋違民時則民勞於耕毋勞於役毋索民租則民困於
歲毋困於君民困於歲則君以其仁政補之毋困於君則民得以其餘
力自食焉如是者國無貲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民聚則天下之財
皆其財民散則天下之財非其財是故府庫之藏毋私山海之利毋伐
毋伐山海之利則大度足以致中和大度足以致中和則天與人同其
消息毋私府庫之藏則慈德足以柔患難慈德足以柔患難則君與民
同其消息君與民同其消息則民皆信君之爲我天與人同其消息則

人必享天之祿於邦休如是者國無貪國必有費費必有冗冗必有積積必有裁積於歲則爲定例積於人則爲估計爲定例則裁之貴以其體要爲估計則裁之貴以其次第以次第則不亂以體要則不倚不亂不倚則政必舉而治必成如是者國無貪宮禁之用毋濫官府之用毋濫兵衛之用毋濫邊鄙之用毋濫兇荒之用毋濫倉卒非常之用毋濫毋濫則用不傷財用不傷財則有流通無耗廢無耗廢則塞其蠹塞其蠹則能久長有流通則得其理得其理則能廣大如是者國無貪一器之值幾何毋倍其值一役之需幾何毋浮其需凡倍其值浮其需則一增至十十增至百百增至千千增至萬毋倍其值浮其需則萬減至千千減至百百減至十十減至一夫所增則欺僞屏欺僞屏則絜白著絜白著則官常清畱所減則積聚多積聚多則度支給度支給則國勢強如是者國毋貪宮闕毋崇苑囿毋廣飲膳毋珍服飾毋雕寶玉毋奇圖

豊毋工田獵毋騁祭祀毋雜如是則財有常入用無旁出去其旁出則毋婬於心守其常入則毋側於勢毋婬於心則動繇威儀可以服人毋側於勢則安危不測可以自立如是者國無貧錢錢於官毋鑄於私貨出於市毋出於官貨出於市則便出於官則不便掌以聚己司市之官則便而掌以貪猾肅蠹造作煩苛之官則不便取貪猾肅蠹造作煩苛者刀墨之敎敕之則便而天下利權所在毋令礦書明義者掌之而使枵中無實者更迭掌之則不便錢鑄於官則便鑄於私則不便民不敢於私鑄則便而敢於私銷俾流通有用之錢浸假而皆鎔爲笨重無用之器則不便取私鑄私銷一切禁格之則便而官錢不能斟酌輕重毋予相權以衡萬物之平則不便去其不便則能止奸循其便則能彊本能止奸則蠹蝕不入能彊本則豐碩不已如是者國無貧毋算商車毋算緡錢毋稅入市毋稅間架毋稅農具毋稅青苗毋稅穀毋稅酒毋稅

麴毋稅醋毋稅薪槁紙札毋稅蔬果竹木柴薪毋稅金銀珠玉銅鐵沙
塔毋稅食羊乳午毋稅魚鯊鴨芈毋收貴毋率貸毋繫囚入縣毋貫叔
輸估是故稅宜減而宜薄者邪治之政也稅彌繁而彌厚者叔季之政
也邪治之政不可忘叔季之政不可襲是故君子取民有常物用物有
元氣有常物則民不厭於供有元氣則物不窮於出民不厭於供則少
取之而生多取焉物不窮於出則少用之而生多用焉如是者國無貧
國家惟正之供餓而百姓欠之矣餓而吏胥蝕之矣餓而州縣侵之矣
君子罪州縣毋罪吏胥罪吏胥毋罪百姓百姓不得已而欠此大可閔
念也爾乃吏胥剝取百姓而假州縣以肆其威州縣剝取百姓而黠吏
胥以肆其毒是豈可不為之懲艾矣乎爾乃州縣飽侵正供而諉其咎
於吏胥之作奸吏胥飽蝕正供而諉其咎於百姓之逋賦是豈可不為
之擊斷矣乎欲懲艾而擊斷之則莫如令必遂罪必誅罪必誅則州縣

慾州縣恐則知洗心知洗心則毋敢侵州縣毋敢侵則吏胥恐吏胥恐
則知畏法知畏法則毋敢蝕令必逮則其計已侵已蝕者俾補之其未
及侵未及蝕者俾謹之補其已侵已蝕非封已也持天下賦入之公也
謹其未及侵未及蝕非封物也塞天下蠹入之私也塞天下蠹入之私
則眾匪銷眾匪銷則偷盜止持天下賦入之公則眾正舉眾正舉則輸
將實如是者國無貧凡兵久駐而匱於餉莫如屯田民太繁而啇於養
莫如墾田凡屯田則寓無事爲農有事爲兵之意是故可使兵耕毋募
民使耕墾田則有成熟與不成熟之別是故可使熟者起科毋使不熟
者起科毋募民使耕則宜計兵而授之田計兵而授之田則勸耕耨勸
耕耨則歲必登歲必登則邊無短糧邊無短糧則國無疲兵毋使不熟
者起科則宜遲熟補荒而勸之墾遲熟補荒而勸之墾則芟賠累芟賠
累則業必成業必成則野無曠土無曠土則國無流民如是者國無貧

古者有貢道而無漕運今者有漕運而兼河海方其載東南之粟自海達於西北則海運便既而自河達於西北則河運便而海運罷積勢之所趨也西北之土雖廣而不以生粟東南之粟雖富而不能毋困於民積弊之所及也積勢則不可以復返積弊則猶可以為功云何曰西北之土可屯也可墾也可屯可墾則可以粟可以粟則可以養可以養則可以實西北可以實西北則可以寬東南之挽可以寬東南之挽則東南數百萬石之粟可以其半致之京師以其半護而藏之東南以其半護而藏之東南則可以實東南西北實則心膂足心膂足則骨幹强骨幹强則不可以拔東南實則肢體足肢體足則血色腴血色腴則不可以槁如是者國無貧東南之地水若盈西北之地水苦竭由濬淮不講而蓄洩不時也由官吏不謀黎丞之生聚而朝廷不課官吏之愛養也課官吏之愛養則使官毋塗聽諸於堂而熟於野謀黎丞之生聚

則使民毋萎災難於歲而力於人是故君子勞其民則思其齊長其地則思其宜相其陰陽識其高下本其肥磽料其通滯東南毋患溝洫不脩患不順水之性以殺其流西北毋患溝洫不能患守尺寸之地之曆不育疏通水道以滋其利能殺其流則水苦盈者有以洩能滋其利則水苦竭者有以蓄水苦盈者有以洩則田廬不犯風濤田廬不犯風濤則百姓宜其室家百姓宜其室家則覆幬比於坤乾覆幬比於坤乾則萬物無所不育水苦竭者有以蓄則豆麥不犯燋枯豆麥不犯燋枯則百姓長其子孫百姓長其子孫則慈愛比於父母慈愛比於父母則仁政莫之能禦如是者國無貧天下最溢出者唯鹽利最冗設者唯鹽吏吏多則商累商多則梟競梟多則民擾君子如欲識正鹽弊則鹽吏當汰其十之八九鹽吏汰其十之八九則第存司錢糧司竈戶者若而人司竈戶者計場以知竈計竈以知鹽計鹽以歸之商毋問商之所之毋

問商之所之則行地邀行地邀則賤價於以厚價賤價於以厚價則梟失其柄梟失其柄則私化爲官私化爲官則歲入課額盈億累萬而不可既矣司錢糧者計場以致商計商以致課計課以上之公毋侵課之所入毋侵課之所入則律己嚴律己嚴則浮費於以頓革浮費於以頓革則官得其柄官得其柄則利不生蠹利不生蠹則天家經費左宜右有而不可窮矣如是者國無貪駭有罪之官入不毛之地地不足以生財官不足以攷事地不足以生財則地不得不槁落地不得不槁落則官不得不拘苦官不足以攷事則官不得不罷輭官不得不罷輭則地不得不陵夷是故君子毋驚於廣毋驚於衆毋驚於廣則不移中原之粟養沙漠無際之民毋驚於衆則不費鉅萬之俸養閒壙不職之員粟不移於沙漠則民有餘於粟粟有餘於君俸不費於閒壙則官有餘於俸俸有餘於國如是者國無貪中外之防不可以毋嚴也取與之節不

可以毋介也是故君子毋貪荒服之利而苟取之毋損中華之利而苟
與之毋苟取則能直其詞以鈕不順毋苟與則能大其坊以婪無厭塞
無厭則覬覦銷覬覦銷則名實理名實理則正大見鈕不順則榛梗化
榛梗化則民物備民物備則豐亨致如是者國無貧俠少言利利常竭
老成不言利利常存計臣言利利常短大臣不言利利常廣是故存利
莫如有識廣利莫如有體有識則無撥土脈伐金銀以犯天忌有體則
毋弊官爵削材實以稽人慾切撥土脈伐金銀則貧不與亂爭蠹毋犯
天忌則陰陽和而風雨時毋弊官爵削材實則賤不與貴爭塗毋積人
慾則禮樂舉而兵刑治陰陽和風雨時則百物理昌禮樂舉兵刑治則
萬民命立萬民命立則潤澤豐美百物理昌則發生長嬴如是者國無
貧四海爲富則毋作匹夫之計禮義爲重則毋設貨財於心毋設貨財
於心則政乃新毋作匹夫之計則術乃大是故君子諷周禮則思以禮

制欲謳大學則思以義爲利以欲滅禮則肆以禮制欲則教以利爲利則凶以義爲利則吉肆者肥於身以危於國也教者危於身以肥於國也凶者逐於小以喪於巨也吉者舉於巨以全於小也如是者國無貧

刺奢

浮邱子曰山之不茂斧斤壞之川之不澄風濤壞之世之不古奢壞之是故奢者性行之斧斤俗尚之風濤也今欲復古則必去奢今欲去奢則必破其十美發其九名蘿其七僞秩其五導教其四本挈其一要十美維何服美傷度邪正之門食美傷味通塞之門室美傷材枯苑之門器美傷神敬忼之門男美傷老生死之門女美傷順成敗之門爵美傷功短長之門祿美傷德純駁之門交美傷賄淸濁之門族美傷欺毀譽之門九名維何貪天以飽其欲時則名日星之變非時以伐其性時則名寒燠之愆席威以抗其勢時則名旱乾之厲柔心以溺其情時則名

水潦之淫昧已以封其私時則名鬼神之事節事以倍其償時則名道路之謠股民以竭其膏時則名疫癘之慘費財以敬其爭時則名寇盜之警盈福以肥其奉時則名滅亡之禍七儗維何臣子之養儗朝廷是爲踰等踰等者僭士族之養儗鄉相是爲陵節陵節者狂商賈之養儗官府是爲猾心猾心者賤畝畝之養儗市井是爲亂狀亂狀者蔑婦寺之養儗丈夫是爲恃寵恃寵者娼倡之養儗貴戚是爲喪實喪實者竊貧寠之養儗富室是爲慠命慠命者蠹五導維何祖宗不唱者始於以導其子孫樸如也君王不唱者始於以導其臣下樸如也公輔不唱者始於以導其僚屬樸如也官吏不唱者始於以導其士民樸如也士族不唱者始於以導其顓愚樸如也四本維何本之忠信故知誠知誠故鋤僞鋤僞故毋耆本之廉恥故知簡知簡故芟冗芟冗故毋耆本之敬戒故知憂知憂故節樂節樂故毋耆本之寧謐故知靜知靜故馭動

叙動故毋奢一要維何曰其儉乎其儉乎十美毋勇貨以儉也九名毋賊塞以儉也七凝毋儆戒以儉也五導毋作風以儉也四本毋匱成以儉也書曰克勤于邦克儉于家春秋傳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是故言乎君道儉而神者帝儉而理者王儉而力者霸儉而謀者强不儉而驕者亡言乎臣道儉而泰者聖人儉而詳者賢人儉而勉彊者豪傑不儉而汚者雜人言乎國勢民風儉而敦龎者爲太古儉而素白者爲中古儉不儉戢勝於上下之交者爲下古廢儉爲奢濡染亡極者爲不古

辨荒

浮邱子曰夫事必稽其積也故必塞其罅也不稽其積而治其流流莫其止矣不塞其罅而治其匱匱葺補矣是故身已瘠命已縣然后走千百里之外而求醫藥已枯歲已荒然后呼天而請雨霽之闔此必不得之

數也君子格天以人調氣以理植物以心活萬以一禮樂舉而刑罰清綱紀明而號令析陰陽和而風雨時草木茂而鳥獸孳惡有荒歲邪荒氓邪堯之聖也水九年湯之仁也旱七年此曷以也其所前行素修足賴也既聖矣可以毋水可以水既仁矣可以毋旱可以旱可以水而民毋溺可以旱而民毋飢可以溺而民毋怨可以飢而民毋畔可以飢而民毋畔者必可以毋飢者也可以溺而民毋怨者必可以毋溺者也可以旱而民毋飢者必可以毋旱者也可以水而民毋溺者必可以毋水者也人之言曰救荒無善策君子不道也周官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役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眚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樂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盜賊周室已降荒政屢變於是乎有移民移粟之策有平糴之策有設糜粥之策有興工作以聚失業之策君子以為末矣則嘗端居而思焉周以

十二、荒政聚嶲民而君子以寸二荒原治君臣上下之人十二荒原維何一曰原陋二曰原傲三曰原譟四曰原詐五曰原碎六曰原苛七曰原壅八曰原比九曰原欺十曰原婧十有一曰原雜十有二曰原貪原陋生獄古制乃壞國乃卑民乃不振此陋為荒原一原傲生肆已必乃大國乃横民乃不甯此傲為荒原二原譟生囂風倚乃橈國乃移民乃不齊此譟為荒原三原詐生詭性始乃枝國乃淵民乃不常此詐為荒原四原碎生襍名數乃繁國乃敝民乃不適此碎為荒原五原苛生慘刑用乃烈國乃殤民乃不毓此苛為荒原六原壅生敝門賓乃臭國乃盲民乃不章此壅為荒原七原比生羣羽翼乃豐國乃紛民乃不衷此比為荒原八原欺生謾文貌乃濫國乃飾民乃不入此欺為荒原九原婧生委精氣乃毀國乃奇民乃不襮此婧為荒原十原雜生坼名分乃裂國乃孱民乃不嚮此雜為荒原十有一原貪生媟行檢乃懈國乃恥

民乃不根此貪爲荒原十有二三於乎牛山之木雖美斧斤伐之則倘武邑之魚雖富網罟累之則空五穀之種雖豐天人鬱之則荒爾乃毋罪斧斤猥曰山之木自不美也非第不解樹木也誣木甚矣爾乃毋罪網罟猥曰江之魚自不富也非第不解畜魚也誣魚甚矣爾乃弗僶俛於天人之鬱猥曰五穀自不豐也非第不能樹藝五穀也誣歲甚矣是故木不靡則火不出德不降則穀不生虞書之言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大學之言曰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是故豐於德者豐於財荒於德者荒於穀我觀夏商而得其故矣禹固邦本而天下富桀好戲劇而天下枯湯修人紀而天下富紂求足欲而天下枯我觀漢唐而又得其故矣文帝寬仁而天下富武帝驕縱而天下枯太宗勤儉而天下富元宗侈婬而天下枯知德之善敗則知歲之豐耗矣知歲

之豐耗則知民之肥瘠矣知民之肥瘠則知天下之安危矣是故民惡有荒於水民惡有荒於旱民惡有荒於歲民荒以人人荒以教教荒以運太上治運荒其次治教荒其次治人荒最後治民荒

訓廉

浮邱子曰凡與人家國天下事者盡其恩有所授也則不能毋以赤心古義酬之事有所錯也則不能毋以精心果力治之赤心古義酬其恩精心果力治其事則不能毋制其私以從公公與私不兩營私則不得復公公則不得復私曷其奈何弗廉貴賤富貧各自其命爲之也貴不耀賤則賤不歆貴富不耀貧則貧不歆富不相耀則心不生不相歆則計不亂心不生計不亂則破爲志操名節以肥其躬者亡有也曷其奈何弗廉造物之精英生人之美利毋攫之使獨也毋擬之使獨則必均均則毋豐於己毋嗇於人毋豐於己是故不能以其所無爲其所有毋

嗇於人是故不能以其所有爲其所無曷其奈何弗廉人必亡厭其必覬造物之精英而備取之尊生人之美利而獨享之備取之則精英必竭獨享之則美利又所必爭精英必竭則造物怒美利必爭則生人怨造物怒則慘不可言生人怨則變不可支曷其奈何弗廉侈必而崇賄者肥其躬也肥其子孫也肥其躬則躬有盡時肥其子孫則子孫無巳時躬有盡則將焉享子孫無巳則將焉保躬不享子孫不保則賄貴邪德貴邪德貴於賄則其澤數世而不斬賄貴於德則其澤及身而斬曷其奈何弗廉大臣者小臣之所觀聽也內臣者外臣之所望風旨者也大臣廉則小臣不能毋自愛內臣廉則外臣不能毋自謹小臣自愛外臣自謹則心志清而職事舉曷其奈何弗廉大臣弗廉小臣以其賄先之賄先則譽至賄後則毀至譽至則遷擢毀至則遲滯遷擢由賄先則才能者於廉恥蔑如也遲滯由賄後則德行者於顯榮闕如也才能者

亡廉恥則羣愚倣其爲人德行者亡顯榮則士氣積於不振羣愚倣其爲人則風俗壞士氣積於不振則人心枝風俗壞人心枝則誰氏之憂也曷其奈何弗廉內臣弗廉外臣以其賄通之賄通則有喜賄塞則有怒喜則爲外臣粉飾朝評雖有罪弗得彰焉怒則爲外臣誣詠萬端雖有功弗得彰焉外臣思掩其罪以掠其功則貢其喜以柔其怒內臣思固其交以厚其賄則護其非以揚其功外臣貢其喜柔其怒則朋友愛憎豈不重於朝廷賞罰邪內臣護其罪揚其功則壅隔治忽豈不塞於朝廷聽覩邪愛憎重於賞罰則綱紀裂治忽塞於聽覩則元氣衰綱紀裂元氣衰則誰氏之咎也曷其奈何弗廉小臣毋自愛則必貪貪則與左右吏胥作奸與左右吏胥作奸則遇事持其短長遇事持其短長則小臣所獲有幾而左右吏胥作奸無窮左右吏胥作奸無窮則積久必敗露積久必敗露則所獲有幾者不能毋與左右吏胥坐其刑誅曷其

奈何弗廉外臣毋自謹則必貪貪則括取百姓脂膏以從己之欲從己之欲則豢養彌甚豢養彌甚則嗜欲橫多嗜欲橫多則外臣括取無已而百姓脂膏有窮百姓脂膏有窮則必積為怨毒形為謗訕怨毒謗訕不已則必鬱為旱乾水溢激為狂飈怒雷旱乾水溢狂飈怒雷不已則飢民不能毋為盜盜不能毋為亂飢民為盜盜為亂則血彼於鋒刃以吐其憤已耳曷其奈何弗廉不倚之請非分之財必藉其所密之人授之其所密之人見可欲必不能毋動動必不能毋脅脅必不能盈其所密之人之願不能盈其所密之人之願則言必泄言必泄則眾漸鬨眾漸鬨則愚民憾而士族羞愚民憾則訴之天以邀其死而士族羞則且筆之於書以世其譏曷其奈何弗廉貪者嗜財廉者嗜名貪廉之常也世運駭人才詭則貪廉不能毋變本加厲貪廉變本加厲則貪者嗜財也更嗜名也廉者嗜名也更嗜財也爾乃嗜財更嗜名則飾之乎儉豈

可風爾乃嗜名更嗜財則飾之乎取與有節飾之乎儉壹可風則佼料其僞朋友忘其貪飾之乎取與有節則朋友料其僞朝廷謂其廉友忘其貪則出死力以拚非議朝廷謂其廉則借寵榮以便私計也力拚非議爾乃成其終身之貪無一或之敗也借寵榮便私計爾乃其近似之廉無刻苦之累也一貪一廉互相爲根乍陰乍陽孰測其巧僞以囊蠱或以翫物望以雜國是以捐曷其奈何弗廉幾希之界氣之存貪未嘗不省省未嘗不悔也貪又未嘗竟省省又未嘗竟悔也爾乃狃於故則曰不可更也爾乃積厥聲則曰不可湔洗也勿謂不可更更之而故者新勿謂不可湔洗湔洗之而臭者馨故者新則盜跖倏化爲伯夷臭者馨則鮑魚倏化爲芝蘭盜跖化爲伯夷鮑魚化爲芝蘭則爲善有力爲惡無謂爲善有力爲惡無謂則凡天下之貪者舉可悔天下之悔者舉可化也曷其奈何弗廉詩禮之宗仁義之傑貪未嘗不

近近未嘗不敬也貪又未嘗竟近近又未嘗竟敬也爾乃危言篤論以激之則曰其慮事過也爾乃正言莊論以曉之則曰其執理腐也勿謂慮事過失其守者身將墮勿謂執理腐失其正者必焉處君子知身之不可墮也故安之知心之不可離其處也故操之安之爲泰山之重墮之爲鴻毛之輕操之爲蓁蘆之是離之爲千里之謬曷其奈何弗廉君子欲化民成俗則整躬帥物欲整躬帥物則壹志絜行欲壹志絜行則讀書攷理爾乃弗讀書攷理則曰壹志絜行彊攝之已矣爾乃弗壹志絜行則曰整躬帥物逆施之已矣爾乃弗整躬帥物則曰化民成俗虛縻之已矣縻之者虛則不詳施之者逆則不昌攝之者彊則不常曷其奈何弗廉君子欲去迫蹙薇廝之竇穴則禁輾轉轇轕之苞苴欲禁輾轉轇轕之苞苴則拒消沮閉藏之請謁爾乃弗拒請謁則曰苞苴禁矣是猶屏彊暴入室中而辨其不汚也爾乃弗禁苞苴則曰竇穴去矣是

猶縱螻蟻穿齧隄防而反揚揚夸其障川之力也猝彊暴入室中百喙

其能解乎縱螻蟻穿齧隄防一棱其能存乎曷其奈何弗廉民不能毋

供於官也官不能毋取於民也欲取之以廉則用之以舒欲用之以舒

則需之以簡用之舒需之簡則戒其宮室妻妾之豔也不然則節其賓

客燕享之費也不然則刪其輿馬僕從之繁不然則懲其子弟紈袴之

習也不然則田宅鬻墳而勿有之不然則寵貝璀琛而勿寶之不然則

屏棄一切奇邪姦巧而勿作之此七端者禁則官不恣其所取官不恣

其所取則民不厭其所供民不厭其所供則官民壹體官民壹體則陰

陽和風雨時陰陽和風雨時則年穀順成六畜蕃息年穀順成六畜蕃

息則以潤乎民以樹乎君而臣道畢曷其奈何弗廉眾皆孜孜我則察

察眾皆靡靡我則介介傲眾以獨則疑於不情疑於不情則異已者反

脣噬之異已者反脣噬之則無知者一唱而百和之噬之和之者眾則

必不可以動動則首尾如出兩人不動則孤行而有契於天神曷其奈何弗廉誠爲廉吏其不若貪吏者三而勝之者一錢帛玩好塡戶塞牖不若也名譽赫奕超等拜官不若也巧言令色佞讋鼻給不若也然而貪吏得其一贖廉吏得其千年得其一贖則身未死而心先亡得其千年則骨朽而名彊此謂三不若而一勝之曷其奈何弗廉於乎周官以六計弊羣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而莞子亦以四維訓於國之人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是故古以廉教今以廉承爾乃爲聖賢之功臣也上以廉試下以廉持爾乃不爲君父之罪人也毋鼠守倉使倉不供毋虎牧牢使牢不縶爾乃造於而福無壽於而世也毋魚饞自智其淵卒中於餌毋鷹鷙自增其巢卒絓於弓爾乃見於而幾無焚於而身也穿舟不可止漏猛獸不可止沸爾乃捐寵利而心自泰也石破不可奪堅丹磨不可奪赤爾

乃結性始而累自茲也曷其奈何弗廉

訓退

狩邱子曰凡可進而壹於退謂之枝可退而不已於進更謂之枝凡進無利於世謂之贅邪退而並無利於身更謂之贅是故古之君子其進難則其望重其退易則其神清今之君子其進易則其望輕其退難則其神濁是故勇於進而懦於退聖人之所羞巧於進而盲於退智士之所憂是故螳蜋之臂毋當車轍蜩螗之喙毋上廟堂亡知而騁者理常窘不能而止者名自臧强少爲多者數仍差不飾其有者態毋狂一身之事何枝梧萬族之託力不勝一家之計且榛梗百僚之長羣所驚凡彼足者必道大亡其道焉何能爲凡彼成者必德貞亡其德焉枉自肥非公輸而刻鳳我知其不似也非賁獲而舉千鈞我知其不斃不止也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以僬僥而戴泰山援不可能以自迋

也是故鳩鵲巢其一枝毋學黃鵠之翺翔蝘鼠飽其一勺毋作鯨鯢之拔猖知彼知己知短知長知小知大知臭知香爝火之微不燭天牛蹏之涔亡尺鮒稊稗之賤不粢盛瓶餅之器難周防其在詩曰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是故任以鉅而覆壓守以約而安便材以繁而枯槁力以簡而完全慎勿壯其趾而速其顛是故明月善照不能化狐而白其疑西施善笑不能化虎而霽其怒善於百者怒於一雷霆之來啖以疾信於前者疑於後拔鱗附翼何能久雖有康衢安知不蝠為太行雖有良辰安知不厲為寒光厓側而高厥崩必疾休入炭室有消無息是故厚味腊毒豐屋生菑兢兢者哭鍔鍔者摧日不恆中月盈則虧孰審其分以祛其非是故驕者無厭恃其寵者忘其勸泰者自然得不歆者失不敢來者有求今之恩者後之仇去者知止善其終者善其始是故萬木之森有秋而隕百蟲之號有冬而蟄鹿折角龜剝腸

善保身者豈有殃禍避風鵠知雨善見幾者必有處天爲覆地爲載善處槃者無纖芥君以人臣以天善歸眞者得其詮出有功處有名善一德者不渝盟生全变死全報善千秋者永爲好其在詩曰老馬反爲駒不顧其後如食宜饇如酌孔取是故鐘鳴漏盡夜行不休足以爲憂也四時之序成功者去足以有譽也順之以過實之以賤偉之以施妙之以卷愼勿積其慾而生其孿是故山之大豺豹不一其族海之深龍蟒不一其居五都之市不能獨賈而三倍其利千金之子不能獨飽而同室飢糕是故一富一貧生厭奪一貴一賤生嫌猜一夸一忌生謠詠一逞一伺生擠排劍不在匣生欹折衣不在笥生塵蘊門不塞風生簸折牖不塞雨生腐潰思之而不得生肘謀居之而不去生眚災習之而不察生蟊賊勝之而不畏生狼豺是故可已則已道之中可讓則讓辯之公毋爲怨府毋與禍鄰賢智而不知幾與不賢智相流俗將毋同涕泣

而不去位與不涕泣貪醉飽將毋同家多係累而身亦委與攘竊吞天將毋同號爲推讓而實不至與殘忍毒物將毋同其在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於己斯亡是故撤蜘蛛之網則飛蟲不入洛鳳凰之池則羣鳥伺羊國無其人我奚託國有其人我所將主弗問焉蘆曰某矜其問焉心乃降肥而能約愛而能嶻勤而能款厚而能章慎勿處其操而格其旁是故五鼎之食何爲厭薇蕨之味何爲甘梗稗之呈何爲見斵芝蘭之逸何爲無患不耳治怨者沸不流不鬭愛憎者髮不斑不爲世驅者魂不蘇不護己私者影不單工游泳則笑網罟升參閭則鬭籠樊逞彊梁則虞抵敵上崎嶇則隨險轄是故苦莫苦於多欲樂莫樂於寡營危莫危於乘釣安莫安於退耕珍莫珍於骸骨賤莫賤於簪纓亡莫亡於歲月慘莫慘於風霜是故貪貨賄者死於利釣聲名者死於名少而不厚死於察老而不靜死於傾是故死於傾者生於謹死

於察者生於拙死於名者生於藏死於利者生於整是故絜於萬籤者豐於內藏於一世者顯於後擬於機弄者習於禍謹於莞蒼者健於守是故惇道體者必恬愉練物情者必澹泊亡留念者必和平有餘地者必寬博其在詩曰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是故浮雲欲則明月舒其素光圭組捐則山水生其軒昂左居廣圖右挹樵漁善自得者極所如膏粱為溝仁義為厚善為養者靡不有慎弗捨其樂而離其咎是故勿壯其趾而速其顚者揣己分者也勿積其慾而生其學者惜主恩者也勿處其據而格其旁者闢賢路者也勿捨其樂而離其咎者養天年者也鶴與鶩同巢乎孰與魯連卻千金而蹈東海乎兎死而狗毋烹乎孰與范蠡游五湖張良從赤松乎嘗雨而私一物乎孰與請老而慕其仇捐侯印以尋故交乎璧石出火能幾時乎孰與東園綺季深谷逶迤以娛其老乎能天乎能物外乎能進退綽綽乎能眾方醉

而我已醒乎能勿今之溺而古之揆乎於乎能醉而不能醒此德性所
以浮也能今而不能古此風俗所以媮也

浮邱子卷之十一

訓厚上

益陽湯鵬海秋著

浮邱子曰凡將化俗鄉其德行篤疏爲愿愿疏爲俗毋剗性始毋減禮數毋厭短景毋撫細故剗性始則親戚怨減禮數則師保羞厭短景則耆長唏撫細故則黜勞匿孔子曰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是故多罰之國不足威也屢中之智不足神也水太淸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好疑人者闇於大較好責人者短於自治以功爲明勝負相征以計爲奇然否乃殺厓峭者阴川瞭者濁歲寒多霜物所畏也不根之忠衆所詭也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是故上猥之則下匪之上虧之則下甚之近山多燥近澤多狂梟隘生枯棘弱生傾德涼生異俗急生紛㵽彼灋態斯玆醇風是故左與右爭利大與小爭名利不必邱山好有變爲仇名不必旂常聚訟無時休雖彼疏心故戚雖被

忮心故成鬬，雖彼賊必故成捷，雖彼婦必故成伺。勢所集則羣往矣，勢所竭則羣去矣。詩曰：彼何人斯，其心孔艱。又曰：彼何人斯，其爲飄風。夫伏孔艱之心於內，則作飄風之狀於外，如鑿斯應，其必然矣。是故反側之言以爲中也，狂譟之態以爲能也，專樹門黨以爲不迂闊也，妄生羽毛以爲不驚頓也，美新附汚故交以爲不阿所好也，欺死友背生盟以爲各行其是也。肺腸之雜始於朋儕，盟於君父；名義之賤始於薦紳，暨於市井；行檢之差始於濡染，暨於蕩蔑；風俗之降始於濛溥，暨於衰頹。我聞牆薄則亟壞，繒薄則亟裂，器薄則亟毀，酒薄則亟酸。是故古今之代得喪之林，厚而亡者百無一，薄而存者十無一。天雖高，羣飛刺之；國雖固，羣擣破之。盎斯折羽，蜂蠆來擾，騶牙去矣，豺虎横行。於乎，寘薪於火，誰之咎也？揚湯止沸，計無得也。忠信不樹，毋棄民狂；廉恥不飭，毋過民貪；官府不輯，毋禁民嘩；朝廷不先，毋伐民怨。我聞救寒莫如重裘，爆

譬莫如觀水止詩莫如修身有本之令言以𢝊傳不情之嫌閒者愉焉根實茂則枝葉害必腹病則股體棄忠厚衰則宗祏危奸猾興則盜賊繁詩曰衛之遠矣民胥然矣衛之教矣民胥倣矣是故君子身為天下範心為天下胎慎勿慘其中而裂其外禍汙往而根于來

訓厚下

浮邱子曰君子宅心敦緣無間錐之不倒橈之不亂是故致敬愛於父兄致和順於妻孥致篤謂於宗族致誠美於比閭審塞其末毋忘其初胥循其有毋造其無慘至毋戚毀來毋校在躬毋仰怨讎毋讓子思曰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是故譽有襌而必傳鏡有光而自照戶庭履其仁則序序施其教鄉黨慕其義則僚友熙其歲是故君子肫肫殺殺周旋等夷毋施不忍毋犯不敢毋形不能毋伐不堪施不忍傷人以自傷也犯不敢侮人以自侮也形不能偪人以自偪也伐不堪攻人以自攻

也毋攻人者天理昌毋僨人者羣所將毋僇人者禮有常毋傷人者其味長毋口然而心非之氣類之所以通也毋謝愛而著惡之德性之所以定也毋以罪廢其功羣衆羣力之所以成也毋以迹誣其心疑忠疑孝之所以章也春秋傳曰爲尊者諱恥爲賢者諱過爲親者諱疾是故辨究白謗信於皎日捍災救患援於溺弓久要之諾重於泰山無已之愛溫於春風是故君子爲淵衆爲魚君子爲木衆爲鳥魚不淵不遊鳥不木不棲廟堂不遂則鼎彝不矜君子不厚則民物不歸君子頭目也民物手足也惡有頭目而不關涉手足之理乎哉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是故君子與民同樂與民同憂與物同春與物同秋一情弗達君子於焉徙倚一理弗平君子於焉膠憂一利弗創君子於焉疑其寤寐一害弗駐君子於焉痛其瘝疢僾佻之狀毋作於上熙呵之聲毋加於下衷曲之私毋遂其非意見之偏毋洩其可疑詒詭使毋出於

偶厥父祖法毋忝人之書舉世欺天毋術是朘血人肥己毋心是逆是故君子天事貴其中人事貴其和流恭儉謙貴其尊惡群豈弟貴其多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又曰君子有榖詒孫子於乎不能爲民父母則不能詒孫子不能詒孫子則性行之恥是故天載其權雨露多於雷霆地產其寶金石堅於草木雨露多調之不怯金石堅精之不變不懈不變然后謂之法天地法天地然后謂之聖

原教上

浮邱子曰三代而上其教一周秦已降其教三暨乎今也其教五所謂其教一儒教是已所謂其教三儒教而外賓以道教釋教是已所謂其教五三教而外賓以天主教回回教是已且夫儒教肇自孔子儒之脈豈其肇自孔子邪古之聖人賢人皆儒古之儒皆聞道古之道皆有以傳原其次第則堯傳舜舜傳禹禹傳湯湯傳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孔

子孔子傳顏子曾子子思子思傳孟軻其出處高下不同其爲儒則一而已原其宗旨則堯舜禹湯之中孔子顏子之仁曾子之忠恕子思之中之誠孟軻之仁義其所從言者不同其道則一而已今之爲儒者乃別焉其辭淺耶則曰非以求道也爲文莫也非以樹文也爲梯榮也其稍稍標異耶則曰非以求道也爲記問也非先博後約也爲闘勝也文莫與性梯榮害志記問害理闘勝害氣是故名爲儒而實不知儒之次第而實不知儒之宗指而實不知儒之枝葉而實不知儒之蟊賊而實不知儒之上下古近流遁一氣之處而實不知儒之出入離合毫釐千里之差而實不知儒之全體大用變應寬裕之妙而實不知儒之茂實英聲方皇周浹之神而實不知儒之所以作所以成而實不知儒之所以始所以卒於乎不知儒而爲儒與不知儒而不儒厥罪均也是則今之爲儒也矣且夫老子談道以來所漸劇非一人一家之故矣大底爲

賢君相者祖其淸靜慈儉之言爲方士者祖其谷神不死之言爲陰謀爲刑名者祖其欲翕固張欲奪固與之言爲放肆爲淸談者祖其禮爲亂首忠信以薄之言今之爲老子者乃別焉以正直爲不靜以優柔爲多福以孤立爲不廣以援纍爲可安是則祖其塞兌閉門和光同塵之言而已以處彊爲不利以畏葸爲自全以區別爲不祥以雜襲爲能大是則祖其知雄守雌知白守黑之言而已是則爲今之老子也矣且夫釋氏之教曰空曰悟空則病其廢也然非超世作達者惡乎空悟則病其迹也然非冥心生慧者惡乎悟於理爲不粹爲不符於力則可以爲難矣今之爲釋氏者乃別焉貴而有力者造塔建寺曰吾以致福也賤而無狀者刺臂寫經曰吾以抵咎也黠而有辨者高座說法曰吾以傳眾也愚而無理者戕絕天倫曰吾以拔俗也叩其所謂空與悟者竝不知也是則今之爲釋氏也矣且夫天主之號入中國惟有歷年回回入

中國亦惟有歷年其爲教也不能如二氏之尊而天主初入中國中國之賢智不能撲滅之於是其人大桀小狡其書日新月盛而山谿海嶠僻壤窮鄉之愚氓少而習焉長而安焉其稍稍擅智慧能闚伺事會之姦民少而習焉長而横焉夫既愚則不復醒既姦則不復良既安則不復悔既横則不復馴於是浸淫積漸而至於操左道懷不軌者不知其幾億萬焉回回初入中國中國之君長不能轉徙之於是其種類偪處此土窟宅乎西北之奧而蔓延乎東南之廣其爲教自主故常而敢於奸豥驁戾以膠葛乎斯世斯民之日用飲食而撓滑乎中國之風土人物夫居宅不拔則根實牢蔓延不已則氣勢大膠葛不斷則人心枝撓滑不止則風俗壞於是能燭照數計而談天下治亂者不勝其隱然之憂也是則今之爲天主爲回回也矣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是故天下之大儒一而已而道愚其中釋愚其中天主愚其中回回愚其中

此儒之勢所以常孤也且攻乎儒者浮慕而已而攻乎四教則深信而不惑爭前而恐郤此儒之勢所以更孤也天下之民而樊然為儒之徒者百無過二三而已而道據其半釋據其半天主據其半回回據其半此民之氣所以常不清也且非第四教而已而一切無名之教又駢旁而別出詰屈而橫行此民之氣所以更不清也且夫溯其源而望流之棼在其末而欲景之直不可得也今不崇儒則四教之幟不奪不奪四教則一切無名之教之焰不息是故導民之氣莫如正振儒之勢莫如勝儒不自勝惟后王君公實扶掖之民不自正惟搢紳先生實模楷之后王君公扶掖之儒乃有柄柄乃利利乃化化乃大縉紳先生模楷之民乃有覺覺乃愼愼乃固固乃久其在棫樸之詩曰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能扶掖也夫泮水之詩曰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葚懷我好音能模楷也夫且夫后王君公而不扶掖天下之儒

則秦政阬儒之餘燄而已劉邦罵儒之故態而已阬儒而天下之儒未嘗死罵儒而天下之儒未嘗賤是后王君公猶不足爲儒之司命也且夫縉紳先生而不模楷天下之民則其燄烈於阬儒其態甚於罵儒是何也天下之民無模楷則無制防無制防則無操履無操履則無性行無性行則無血脈必有朝聞儒而說夕聞道釋聞天主聞囘囘而思之者必有外自儒而似內導道釋傳天主傳囘囘而親之者必有僾儒而佞道釋佞天主佞囘囘迷不知其非譏者必有畔儒而宗道釋宗天主宗囘囘恬不怪其非道者此豈僅如阬與罵之比乎曾謂縉紳先生而可苟焉以爲之乎其在巧言之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言不苟焉以爲之者能障橫流而拔亂本也是故漢武帝好神仙則谷永不以爲然唐憲宗迎佛骨則韓愈不以爲然微乎永愈之言約不離乎儒者之意雖然永闢神仙而已愈闢佛骨而已今有撣討覺

舜武周之服佩服孔曾思孟之言以道德中和爲必可致以禮樂文章爲必可與以日用飲食爲必可安以天地神化必可例然而中處五教並行之世繼又贊以一切無名之教其來莫知其根其去莫知其蹤其蛙背者吾之道其戕聾者吾之人譬彼駐嬰兒以入虎狼之羣操白璧以告穿窬之盜而不爲所攫奪者幾希矣其在綿之詩曰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夫不隕厥問乃其所以能殄厥慍也是故君子孑乎其立也確乎其不可拔也息乎其深根甯極也了乎其是也綴乎其止於所也悅乎其有以自得也無后王君公爲之氣勢無縉紳先生爲之號名無蚍蜉蟻子爲之攀援無蝶屋鶺鴒爲之朋比然而更欲取儒而不實乎儒者繩尺之雕琢之又取祖老子而成鄉原者藥石之又取皈依釋氏妄希福利者唾斥之又取崇奉天王叛亂乃衷者桎梏之刀鋸之又取飲食青好漸染囘風者洗濯之又取一切無名之教奔騰結引糜沸

愷動者理解之慾艾之豈不敵愈多而力愈單任愈艱而氣愈猛耶且夫敵多而蹶縮者是謂餒任艱而不自振厲者是謂媮以一敵萬而戰勝于異同離合之界者是謂毅以身任道捨我其誰毋敢棄毋敢褻者是謂敬孟子曰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甯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則嘗端居而思焉此三聖一賢之心何心也處今之世必古之心用古之心世今之世其有志而未之逮也耶其不得已而不已也耶

原教下

桴邱子曰天下之故出於人材天下之人材出於教天下之教出於學天下之學出於師春秋衰而仲尼作與其徒敘六藝之文闡百王之道於是春秋無人材而仲尼之門有人材七國橫而子輿作與其徒惇孝

弟明仁義庳管晏斥儀秦於是七國無人材而子輿之門有人材禮曰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是故攷師之體醇乎其醇者以仲尼子輿為斷攷師之用有功於人材有功於天下者以仲尼模範春秋子輿模範七國為斷攷仲尼子輿所以模範春秋七國者以雜霸游說之非內聖外王之是為斷且夫內聖外王此古今大脈落也此聖賢大綱領也此天地大輔相也此民物大倚杖也然而寥寥千古獨一仲尼子輿能知之而能言之雖不自其身行之而固能行之是故子貢師仲尼則曰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公孫丑師子輿則子輿告之曰以齊王猶反手也夫其師弟所鋪陳者皆內聖外王之典則所許與者皆內聖外王之明徵大驗故凡天下畔內聖外王者無所騁焉豈惟無所騁又失其故而就其新焉凡天下疑內聖外王者有所攷焉

苟惟有所致又終身謙慄而勿忘焉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其惟仲尼子輿克當此而無憾者乎其他則吾所不敢請也是何也由仲尼而上則大顚蔡圖赤松子尹壽西王國貸子相之徒爲帝王之師而其事荒忽而不傳惡知其內聖邪外王邪由子輿而下則荀卿董仲舒楊雄王通韓愈之徒爲當時之師而其旨枝離而不中惡知其果於內聖邪外王邪其又有不荀董楊王韓若者則自漢已降師儒大都出於訓故於是抱殘守闕沿訛襲謬惡知內聖外王是何義類邪自隋唐已降師儒大都出於詞章於是夸多鬬奇爭妍負寵惡知內聖外王是何名稱邪其又有欲掩跨荀董楊王韓進而復於仲尼子輿之意者則自宋已降師儒大都出於語錄於是濂洛關閩闢其端而蒙古朱明之代凡有志者咸嘅然而竟其委夫闢其端者其道學之功良偉也而惜乎竟其委者其語錄之習太甚也匪不粗知內聖外王之義類之名稱而不實

於底裏不詳於節次者蹟相接也到于今更左矣攷其所備大都出於四對八比攷其四對八比大都出於剽竊摹擬於是薰而習之長而毋事其他焉懸者悴心力而爲之創者易爲而滿其世焉羣徒而風氣之各挾短具尤長怨譎草茅而逸居之擻于王庭而冊有其有焉是何也上以四對八比取天下之人既而以古之忠勳望天下之人之心則且責剽竊摹擬者爲獄可替否之公輸則且責剽竊摹擬者爲修內攘外之封疆則且責剽竊摹擬者爲左右後先之有司百執事則何體何用何本何末之有焉下以四對八比供上之求既而梯榮顯工豔奪則且移其剽竊摹擬於官爵利祿權勢氣炎則且移其剽竊摹擬於簡書期會聲音笑貌則且移其剽竊摹擬於金玉錦繡飲食嗜好田園第宅輿馬婢妾則何性何情何膽何肝之有焉悲夫體用本末既以䜴馳性情膽肝又以叵測之人也方其文恬武熙雍容安貼國有令譽家有厚藏

是則四對八比之庸陋而已矣逮乎天怒人怨燎爛焦灼國有歸咎家有交謫是則剽竊摹擬之敗局而已矣悲夫享庸陋而有福支敗局而不足者試提其耳而告以內聖外王之義類之名稱之底裏之節次則豈不惶遽而大惑也邪悲夫爲君而不徹於內聖外王之學堯舜禹湯不取也爲臣而不徹於內聖外王之學稷契周邵不取也爲師儒而不徹於內聖外王之學仲尼子輿不取也登山不於岱觀水不於海則不特療饑不以菽粟禦寒不以布帛則不恒不特不恒不可以該是故特之甚恒之甚該之甚則莫如心仲尼子輿之心學內聖外王之學詩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如之何其惶遽大惑也悲夫言內聖外王則惶遽大惑也者是不得爲師儒也矣不得爲師儒也者是不得爲天下之人材也矣不得爲天下之人材也者是不得爲元后元老之藻鑑也矣不得爲元后元老之藻鑑也者是不得爲子孫黎民之福也矣不

得爲子孫黎民之禍也者是不得不來水潦旱乾兵戈疾疫之慘也矣不得不來水潦旱乾兵戈疾疫之慘也者是不得不爲天地山川上下神祇之罪人也矣悲夫師儒而罪人之據其致此之由則又豈惟內聖外王是惑云爾抑自大道榛塞而浸淫積漸以至於今日師不出於學而出於位不出於教而出於恩不出於宿昔而出於邂逅不出於棃白而出於賄賂不出於心悅誠服而出於虛名不出於擔簦負笈以從而出於輾轉攀傳不出於析疑辨難而出於阿其所好不出於老成耆艾而出於年少而據要津之人詩曰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夫不古處者而夤然號爲師則豈非師其所師而非古之所謂師乎哉是何也方巾闊步而不見性是謂邊幅之師柔聲軟態而不中度是謂排疊之師亂修曲出而不由禮是謂昏夜之師縱情濫與而不底貫是謂道塗之師天人出入離合不嚴是謂蟊賊之師古今成敗利鈍不燕是謂聾瞶之

師心無理體主持文教是謂楞中之師肩無擔荷弁冕官裳是謂汗顏之師且夫異人而同情一唱而百和凡今風俗皆然而師弟其最也師以傳弟弟復爲師譬如鳥生雛雛復生鳥樹根生子子復生根展轉相生眷屬不絕展轉相倣風氣不絕於是天下無不邊幅描畫昏夜道塗盜賊聾瞶楞中汗顏之師禮曰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是故泰然號爲師者不亦可恥之甚矣乎且夫可恥之甚者則必有可憂之甚者可憂之甚者則必有無可如何之甚者矣以明其然也天下之師非其師則必有草茅下士志氣浮動聞道德則疑其僞趨功利則樂其便之憂則必有後生小子無所攷德問業而自智其愚自文其陋之憂則必有少年新進矜材馳辨喪心詭行亟圖跨越以駭羣從之憂則必有五羣六友狃其私見以媚無知鼓其虛憍以喝當時之憂則必有禮義廉恥喪於諂諛之憂則必有忠信孝悌第工文飾以賓

名群之憂則必有朝濡暮染中材而落下流之憂則必有樹耳目以知雜事樹爪牙以償宿怨樹腹心以成拙舉之憂則必有竄士習以及官常竄官常以及民風竄民風以及國脈之憂是故師儒之際天下清濁治亂必由之且夫清濁治亂則又有等衰焉漢之天下壞於甘陵明之天下壞於東林凡有師儒則有朋黨有朋黨則有清議有清議則有時望有時望則有當路之忌有當路之忌則有搆壁破壞此甘陵東林所以為天下毒也今也無儒實而有師門慼門無朋黨而有鬼蜮無清議而有和同無時望而有柄著無當路之忌而有拳龍鱗附鳳翼之集無搆壁破壞而有消沮閉藏粉飾蠹蝕之巧此又出於甘陵東林之下可為流涕太息而不能已者矣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且夫人亡而能存之此師儒之事也人存然后有國師存然后有人道存然后有師性存然后有道是故君子不可以不知道不可以不盡性子思曰天命之

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又曰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此知道之謂也此盡性之謂也且夫不盡性而語道猶不琢玉而欲成器也不知道而好爲人師猶夜行而不以燭也是故君子以天地人物爲己職以詩書禮樂易春秋爲己脈以末流之運爲己憂以扶世異教磨礱變化爲己樂毋恪其有俾可與爲善者同之毋己其辨俾議吾道梲吾徒者憚之毋侶其疑俾有證乎古有得乎心者先之毋小其成俾天下國家無所往而不得其當者廣之是故君子毅而遜爲而深智而察信而謀淺濃若時雨霆鋤若雷電勵學不知老誨人不知倦有單詞片語以誨之有比物連類以誨之有深思密理以誨之有正義直指以誨之有快心披寫以誨之有苦心警物以誨之有順意敷陳以誨之有逆意鈎摘以誨

之有舉其惜毀以誨之有循其次第以誨之有撥其原起以誨之有料其究竟以誨之有啟其關楗以誨之有芟其榛梗以誨之有東其羅壘以誨之有化其畛域以誨之有嘉其勸懲以誨之有竢其憤悱以誨之有導其精進以誨之有避其汙染以誨之此二十誨者匡直標舉氣以賁門牆云爾乃所願則鑄人材於師儒之力也則親戚君臣上下雖亂而門牆之內自治也則且出其所造之智仁勇藝理天下國家於弟靡敦流之會而補天地人物之埶陷於帖耳寒心之秋也是何也所造之智則討古今通天人之智也所造之仁則庇民物等覆載之仁也所造之勇則爽患難振媿辱之勇也所造之藝則正制度詳品節之藝也詩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是故我能無斁然后士皆有造可以門牆內之好智好仁好勇好藝者振斯代斯人之不智不仁不勇不藝者而生其新可以門牆內之必智必仁必勇必藝者操

斯代斯人之或智或仁或勇或藝者而致其定可以門牆內之大智大仁大勇大藝者進斯代斯人之小智小仁小勇小藝者而廣其蓋可以門牆內之純智純仁純勇純藝者廢斯代斯人之雜智雜仁雜勇雜藝者而塞其害詩曰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是故師聖然后弟賢師聖弟賢然后人材有所出人材有所出然后禮樂兵刑有所措禮樂兵刑有所措然后遠至邇安遠至邇安然后大君忻芬驩薌大君忻芬驩薌然后壽命固福祿長壽命固福祿長然后能紀功乎當時流譽乎無窮能紀功乎當時流譽乎無窮然后俾有天下國家者盡美盡善俾有天下國家者盡美盡善然后亳髮亡憾於內聖外王之學書曰若金用汝 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此高宗所以命傳說也而攷說之所以進戒於王者曰道曰德曰數曰學夫道德數學乃舟楫霖雨之資是則君子之本志

矣乎是則師儒之能事矣乎

辨務上

浮邱子曰凡天下有內外務外務曰虜驕內務曰民頑虜驕肢體之患也民頑腹心之患也是故君子治民先焉治虜繼焉治民難何古之君子善養民今也失養之民三古之君子善教民今也失教之民三所謂失養之民三一曰田野荒不足以養農人二曰市廛僨不足以養商人三曰徭役賤不足以養工人田野荒不足以養農人則農長飢農長飢則怨毒豐怨毒豐則盜賊起市廛僨不足以養商人則商爭償商爭償則狡猾逞狡猾逞則奸蠹成徭役賤不足以養工人則工徒勞工徒勞則謗讟沸謗讟沸則禍殃來所謂失教之民三一曰父兄愚不能教其子弟二曰師儒頑不能教其朋儕三曰官府衺不能教其眾庶父兄愚不能教其子弟則行無檢行無檢則親匪人親匪人則羽翼横師儒頑

不能教其朋儕則言不衷言不衷則操左道操左道則性情鬼官府發不能教其衆庶則國如狂國如狂則塞治源塞治源則歷數降是故商之盛也書曰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我后后來其蘇言善養也又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言善教也及其衰也書曰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言失養也失教也周之盛也詩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言善養也又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言善教也及其衰也詩曰降喪饑饉斬伐四國又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言失養也失教也鳥莫不仁於鴟梟獸莫不仁於豺狼然鳳凰所以長百鳥也爾乃縱鴟梟使之鳴以爲其鳴之不善也固也非鴟梟之罪也麒麟所以長百獸也爾乃縱豺狼使之噬以爲其噬之不善也固也非豺狼之罪也無以柔之則有以激之無以閑之則有以招之是故民失養而后輕身家輕身家而后無忌憚

無忌憚而后犯上犯上而后踣國民失教而后茂軌物茂軌物而后無廉恥無廉恥而后貪天貪天而后壽世積薪若山寘火其下風與火乘玉石焦爛有民而勿教養之無以異於積薪寘火也輕身家無忌憚茂軌物無廉恥無以異於風與火乘也犯上踣國貪天壽世無以異於玉石焦爛也是故秦人仁義不施則戍卒起而七廟墮漢俗妖術誑誘則黃巾亂而郡縣殆唐政聚斂太急則黃巢橫而長安陷明季饑饉煽亂則流賊狂而社稷覆於乎物必先朽也而後蟲生之慎勿誅其爲蟲而闇於其物之所由以朽哉治虜維何則使虜毋襍則使虜毋貪則使虜毋怨則使虜毋貳則使虜毋犯則使虜毋訛使虜毋襍則夷夏別夷夏別則出入嚴出入嚴則闚伺絕使虜毋貪則金帛析金帛析則予奪準予奪準則滲漏塞使虜毋怨則恩義兼恩義兼則心服心服則倍畔銷使虜毋貳則號令必號令必則聽睹顓聽睹顓則恭敬作使虜毋

犯則亭障要亭障要則候望精候望精則邇遯遠使虜毋覔則兵械利兵械利則擊斷先擊斷先則抵當怯是故古今治虜之術太上懷以誠其次經以武其下示以弱舜舞干羽而有苗格周制禮樂而越裳來此謂懷以誠殷高伐鬼方以赫厥聲齊桓伐山戎以修厥職此謂經以武漢與匈奴爲婚姻歡寘其侵侮宋致契丹以歲幣無解於寇讐此謂示以弱懷以誠者聖經以武者雄示以弱者懦是故古今治虜之術聖則爲日月雄則爲熊虎懦則爲麋狙爲日月則靡不照焉爲熊虎則靡不震焉爲麋狙則靡不匿焉春秋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是故照之不能則且震之以致其恐震之不能則竟匿之以生其敗是故禍莫大於匿之匿之於其所謂名則冠欲庳而履欲尊匿之於其所謂實則彼曰肥而我曰瘠匿之於其所謂勢則怯成敢而敢成怯匿之於其所謂理則直移曲

而出奇直且夫我幾幾乎庳而亟策其所以尊之我幾幾乎孱而亟策其所以肥之我幾幾乎怯而亟策其所以敢之我幾幾乎曲而亟策其所以直之此忠臣亮子所爲痛哭而陳辭也且夫虜幾幾乎尊而亟策其所以庳之虜幾幾乎肥而亟策其所以孱之虜幾幾乎敢而亟策其所以怯之虜幾幾乎直而亟策其所以曲之此謀夫猛將所爲挺持而出奇也書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故凡自用其材而謀夫猛將非其材者禍而執者也凡自用其情而忠臣亮子非其情者愚而塞者也詩曰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故凡忠臣亮子則曰腐而宗伎不根之說則曰通者悔而叢者也凡謀夫猛將則曰誕而局縮自封之態則曰靜者迷而厞者也吾見其既爲虜所兼又爲虜所哂也於乎國之有虜猶蟲蠹之螯蝕蜆之弃也慎勿食熟息而忘蟲蠹揚其波以縱蜆蜆也哉且夫天地之道一陰一陽夷夏之防一內一外是故外不可以入而偏處於內

內不可以出而巧構於外不然則內外盲凡盲之始其咎在於君臣上下輕引異言異服入吾疆域齊吾氓隸而子又生子孫又生孫於城郭市井之間而周知中國山川險易民物豐浮士卒勁懦倉廩虛實於耳閱目睹沈思密擬之際凡盲之終其咎在於愚民不持風尙好民不服訓典而說與異言異服者處去其姸而就其醜而忍爲父母兄弟妻子所不愛惜之身貪其利而昧其害而敢爲明有天地幽有鬼神所不赦宥而必擊僇之人是故淮夷徐戎居中國而爲周患劉石符姚居中國而爲晉患此外入而僞處於內之蠹賊也韓王信啟匈奴終漢之代而受匈奴之辱郭藥師結女眞終宋之代而受女眞之辱此內出而巧構於外之鬼蜮也是故陰陽不化則不順內外不謹則不塞蠹賊不掃則不安鬼蜮不擾則不測春秋傳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夫欲內修外攘撥亂反正則必唾肉食者而聽君子之所欲爲然後可足何也君子之

道褫道也修政刑以固其內則外教無乘間修德禮以實其外則內教
無幸心君子之算勝算也外教借內教為鄉導則誅內教以儆外教內
教待外教為援引則誅外教以銷內教毋積柔於其纖結之隱而彌縫
於其毒蹶之作毋濡忍於其揭竿之始而蹈瑕於其蔓延之廣毋姑息
於其三五乞命之羣而披猖於其鉅萬滔天之罪文為表武為裏智為
囊勇為杖聲其罪以聾之破其黨以孤之扼其心搤其喉以蹶之焚其
巢洗其窟以楚之來勿辟之去勿任之發勿後之止勿先之暴勿活之
稚勿殺之叛勿納之服勿捨之則何教之不摘而亂之不息邪且夫支
離破碎之會則君子又有不主故常之用焉凡誅外教以銷內教固其
所也外教橫而吾力不能以必誅之則如之何曰白外教之非天命以
破內教之所倚杖可也白外教之非我族類以拔擢內教於吾倫吾物
可也白外教之貪亂荼毒燋心刺目以奪內教之臆而作其忠憤非常

之氣可也凡誅內蟊以儆外蟊固其所也誅之愈急而內蟊遁逃而去以助外蟊則如之何曰威所不能申者則姑以名號召內蟊俾為我氣勢毋為外蟊氣勢可也名所不能致者則姑以金飽啖內蟊俾為我腹心毋為外蟊腹心可也金所不能餌者則姑以死恐嚇內蟊俾為我捐其軀命而徇於義毋為外蟊捐其軀命而又不徇於義可也易曰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不變通不成其為能治內外蟊之材也是故以我攻蟊者體之精以蟊攻蟊者用之妙以良攻蟊者義之順以蟊攻蟊者機之微是故君子體一而用萬義嚴而機熟

辨蟊下

浮邱子曰人曷為而病及肢體也曰爾唯失其護持焉時則有聾瞽之患時則有跛躄瘖啞之患曷為而病及腹心也曰爾唯失其節宣焉時則有陽狂癲癇之患時則有煩懣勞悸之患然則國家曷為而有內外

莠也曰民　頑於內匪民則然爾雖失其所以戴尊斯民者焉時則有肱
餒探囊之患時則有斬木揭竿之盜虜驕於外匪虜則然爾雖失其所
以讋服斯虜者焉時則有豺狼之盜時則有鯨鯢蝮蛇之患是故周之
社稷亡于犬戎犬戎非能亡周也幽王以妾爲妻戮石父以佞爲忠於
是乎犬戎得起而亡周秦之社稷亡于陳涉陳涉非能亡秦也始皇二
世以仁義爲賊李斯趙高以阿諛從意爲賢於是乎陳涉得起而亡秦
宋之社稷亡于蒙古蒙古非能亡宋也宋以雜進賢奸爲家法以媚事
寇讎爲旦夕之安於是乎蒙古得起而亡宋明之社稷亡于流賊流賊
非能亡明也明以貂璫爲爪牙腹心以荼毒爲紳士族爲能作氣骸於
是乎流賊得起而亡明是故宮室無蟻塵不入國家無孽莠不生農夫
去莠利其器君子去莠正其經劍不辨則鬼不遁經不正則莠不懲以
朽護朽蟲更穴以邪治邪莠更橫是故狂冒聖庸冒賢名莠者也奸飾

忠險飾信名莠者也功則矜過則傲名莠者也直則梗曲則通名莠者也仁不入情智不入理名莠者也辨不中肯能不中程名莠者也是不在賢非不在否名莠者也賞不成恩罰不成威名莠者也上騁令而廢古往下角術而不學問名莠者也上沿陋而厭變通下循常而苟晏安名莠者也上深拱而以自怡下塞肩而不能通名莠者也上僞爲而不由中下準擬而遂其慾名莠者也上負氣而好勝人下委蛇而與之俱名莠者也上發言而莫予違下戰栗而不敢前名莠者也上過災異而薄修省下覩流亡而諛太平名莠者也上丁衰末而弛黽勉下積浮游而寬思慮名莠者也上棄耆老而樂新進下肥私愛而斬公道名莠者也上疑公輔而有後言下歌神聖而無箴規名莠者也上樹封圻而短勞能下喜關通而行賄賂名莠者也上寘將帥而非宿望下談韜畧而鮮明徵名莠者也上操人才而喜皮相下結主知而工色取名莠者也

上支大厦而用弱植下登臈剼而敉淺夫名莠者也上播仁言而構形以下乖義類而涉猗違名莠者也上剛與諭而半然疑下封己見而撓進止名莠者也上計小利而忘巨害下精覈而作煩苛名莠者也上擲速心而多鈍舉下匿僥倖而貌老成名莠者也上秘情故而不告人下工揣摩而不吐實名莠者也上察瑞委而不執一下習流轉而不守中名莠者也上居可充而遲擊斷下生鉏鋙而不相能名莠者也上觀緩亟而涉勇猶下致紛紜而不為理名莠者也上混凡特而疏別白下懷忌克而俾不通名莠者也上務功罪而坐倒顛下逆報復而成不情名莠者也上好記憶細故以消仁賢下好包藏禍心以賊忠良名莠者也上好還就名實以庇奸衰下好排釋成敗以活庸儒名莠者也上好倚杖貴顯以柄國是下好夸示薦梟以塞畫望名莠者也上好呵斥徵求以弃務荒下好削奪酸寒以屠革而名莠者也上好濫用耳目以傷

廣大下好拾人牙慧以飾忠讜名莠者也上好橫施計術以號神奇下好巧乘時會以快飛騫名莠者也上好掘株刖根而不審積下好騁鋒鬭鍔而不持重名莠者也上好麾萬斥億而不量力下好結引馳外而不厎實名莠者也上好割德任刑以駭無辜下好血人肥己以犯不祥名莠者也上好掊夷就險以搠非常下好居御求前以滋不靜名莠者也上好据其所信以成固必下好貢其所惑以助愶尤名莠者也上好護其所怯以貴調停下好閉其所能以就玩愒名莠者也上好封其所昧以厭深攻下好更其所闇以從曲指名莠者也上好執其所慄以出獨斷下好隱其所料以示旁觀名莠者也秩敘弗惇綱紀弗植號令弗壹條教弗詳名莠者也人民弗訓奸細弗誅鄉井弗聯守望弗助名莠者也農桑弗勸勤媠弗分商賈弗便有無弗通名莠者也士卒弗練器械弗利賢傑弗禮盡諾弗情名莠者也道里弗詳巖岨弗凴倉廩弗實

城郭弗完名莠者也山川弗寗鬼神弗靈日星弗若時物弗茂名莠者
也祖制太荒彝訓斁而孝理衰名莠者也女誡太弛宮闈秘而刑于闕
名莠者也家君太疑流言入而天性漓名莠者也同氣太乖細故捨而
擊斷苛名莠者也宗藩太盛枝葉繁而本實傾名莠者也禨禱太房血
脈微而扼荷重名莠者也官爵太冗名器毀而朝廷瀆名莠者也士氣
太卑廉恥喪而風俗壞名莠者也門資太深請寄頻而苞苴盛名莠者
也聲色太工巧令積而肺腸雜名莠者也公道太斬愛憎橫而黑白倒
名莠者也本心太弱始末易而尋盾成名莠者也交遊太奇勢利趨而
去來疾名莠者也威儀太褻冠冕裂而進止狂名莠者也正氣太萎丈
夫挫而妾婦强名莠者也古風太薄途人合而親戚捐名莠者也匠宇
太廣吐納艱而教養窮名莠者也生齒太繁緇染雜而貝楮斗名莠者
也禁網太密冤愁閉而囹圄深名莠者也吏胥太巧刀筆熟而鬼蜮勝

召莠者也稅斂太苛誅求力而剛靡枯召莠者也差役太橫追呼亟而
雞犬空召莠者也怨吞太結鬪閙昔而患氣積召莠者也歌謠太濫市
井嘩而傳鬪疾召莠者也奢刺儉婬破貞召莠者也譟扇醇誕亂常召
莠者也愚議胥譏惡俊召莠者也賤傲貴小吞大召莠者也是故君子
修之乎身證之乎羣毋佚汝身莠乃不萌毋恩汝羣莠乃不鄰毋間汝
精神內莠以湔洗其心毋狹汝規孚外莠來歸而同其風其在大禹謨
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
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其在仲虺之誥曰惟王不邇
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
信兆民於乎兆民信則內莠銷四夷來則外莠塞竊嘗紬繹謨誥之文
發其精微之意於乎改過不吝斯其所以信兆民而銷內莠也疑謀勿
成斯其所以來四夷而塞外莠也然哉然哉如之何勿思哉是故持糾

視直爲水觀平內省不疚靡靡且朋肉腐出蟲魚枯生蠹腐敗招尤乃
抵厥躬孟子曰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后人毀之國必
自伐而后人伐之是故自治而不治人不治人而人自治者上也能自
治以治人者次也不足於自治有餘於治人者下也不能自治又不能
治人下之下矣孔子曰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
道前定則不窮是故前事而修變至而從容不失尺寸者上也前事而
幾闕遺之變至而震動恪共涕泣悔悟以補其不逮者次也前事而靡
殆變至而末如之何者下也前事而自謂能忖度之變至而更遲怒嫌
禍於左右大小之人下之下矣昔唐德宗遭朱泚之叛而陸贄言於德
宗曰臣聞理或生亂亂或資理有以無難而失守有因多難而興邦宋
仁宗遭元昊之叛而韓琦言於仁宗曰外憂之起必始內患臣請先治
內患以去外憂於乎贄之言龜鑑也琦之言藥石也不有龜鑑爾乃不

析於理亂循環之故不有藥石爾乃不謹於內外出入之閑不析於理亂循環之故爾乃知憂而不知懼不謹於內外出入之閑爾乃能怒而不能懲知憂而不知懼能怒而不能懲爾乃欲感神示而動天地禱妖孽而延福祚蒙竊惑焉未見其可也且曷不睹舜文之事乎舜征苗而弗格誕敷文德而后格文王伐崇而弗降退修德而后降君子毋患敵之大於苗崇而患德之小於舜文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屋漏愧則山谿海甸亡甯歲矣是故變天下之勢難而易變心中之勢易而難變氣類之勢難而易變政事之勢易而難

詰武上

浮邱子曰兵可談乎曰惡可談嚮昔聖帝哲王之總一區宇也仁慈以養之和順以輯之文物以紀之儀容以訓之調陰陽水火以利之相山川土物以宜之說詩書禮樂以醒之惇孝弟忠信以淑之其猶有不率

也則聖帝哲王皆修其德以從容優潰之是故左氏之言曰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正則修德焉有談兵以毒亂天下者焉耶然則可毋談乎曰惡可毋談嘗試稱必以求天下之患不在於雷動飈忽之頃也在於太平數百年之積也太平數百年之積文恬而武熙筋驁而肉緩上蒙而下飾貌是而神渙朝廷寬而威稜卑臣僚忼而法令衰於是轇轕者不可以驟理[illegible]者不可以復振沈痼者不可以立起汙染者不可以就新黎庶雜而民莠並造化怒而陰陽愆戕育數而元氣彫年數耗而怨讟沸倉廩虛而流亡盛城郭壞而姦宄遁林箐窟而聚徒固川澤廣而逋利積巖阻深而是非荒舟航捷而出沒奇然而守土之吏不深謀稱兵之官無丕計左枝而右吾朝彌而夕縫參耦而狡滑庸衆而侵散士卒盡而訓練荒器械窳而攻抵怯形勢迂而利病郵鞘鈐閉而勝敗盲其又有養汙以損節姑

息以養癰者則左計唱而戀睹衆近規逞而遠大斥矛楯成而覺令外
冠履瀆而名分衰柔懦形而光景判禍熾延而消息微於斯時也則惡
可毋談兵以措家國天下於有備無患之地邪是故黃帝戰於涿鹿之
野堯戰於丹水之蒲舜伐三苗啟攻有扈殷高宗伐鬼方周文王伐崇
宣王征熏鬻是故周官之言曰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弱犯寡
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
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
亂鳥獸行則滅之嚮昔聖帝哲王之所不諱者兵也而末世能諱乎是
故談兵於雷動颷忽之頃用之云爾用之云爾者匪以爲嬉也不得已
而用之云爾談兵於太平數百年之積儲之云爾儲之云爾者匪以爲
恃也不得已而儲之云爾曷儲之一曰儲將材二曰儲謀士三曰儲勁
旅儲將材云爾何則且惣文武大小之臣而衡之又參攷古者選將之

說而遜之其爲人也仁而斷毋流於橋義而明毋卽於死可將其爲人也知己虛實毋以虛爲實知彼短長毋以長爲短可將其爲人也處高思卑處寵思辱處多思少處勝思負可將其爲人也事親知愛事長知敬事友知信使衆知順可將其爲人也上圖天文下布地形可將其爲人也長於行陣老於邊徼可將其爲人也毋貪貨賄毋姪女色毋聚珍奇毋嗜酢飽可將其爲人也毋抑外功毋匿內過毋恃賤賞毋避貴刑可將其爲人也毋妬賢嫉能毋惡直醜正可將其爲人也毋寵奸附邪毋信讒納怨可將其爲人也毋支於辨毋進於名毋誑於意毋淺於計可將其爲人也毋倖於得毋忿於失毋苟於生毋卹於死可將是故可將者不貴其將之日然后試也貴其攻之素然后擇也將之日然后試必有愚將必有驕將必有[illegible]將攻之業然后將必有健將必有儒將必有大將書曰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

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此謂將材爲司退輕也我惟時其儲之儲謀士云何九州之大不必無駿雄也畎畝之于不必無伎藝也出大言而小夫驚鄂則所怪根於其所見也操奇算而當塗排擯則所呈中於其所忌也非所以厲士氣而進人材也君子毋然也其有能注風后之經發陰符之謀衍三略演八陣者盡禮之其有能讀孫吳之書慕頗牧之名願百戰甚一敗者盡禮之其有能坐櫺車運帷幄剖析毫芒折衝千里者盡禮之其有能養健兒籍義勇疾於蜉蝣猛於貙虎者盡禮之其有能詰暴誅嫚滌瑕蕩垢者盡禮之其有能辨衆合萬出奇闘捷者盡禮之其有能伺奸摘伏開闔人情善行間諜獨往獨來者盡禮之其有能量風候雨推闔星日妻陳符驗不差不僭者盡禮之其有能智如走珠辨如湧泉卓聞妙見障轉亡根者盡禮之其有能易不營私險不怯忠赤心快氣英熱亡倫者盡禮之禮之云者厭服其人則注其

名見其入則結其心厚其與則得其力攷其詳則盡其才稱其智則塞其詐用其勇則衰其敢飢其正則名其奇棄其短則齊其長孔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此謂謀士攸鬭善敗也旄惟時其儲之儲勁軍云何畜百年不戰之卒而縱任之姑息之此弱萌也無事則士卒饑枯有事則毀之以爲吾用此債勢也嬰罷軟殘疾之衆入必死之地當必不可勉之敵此危道也危道貴豫之債勢貴固之弱斯貴張之其速敕而軍毅乃甲胄備乃弓矢鍛乃鋒刃礪乃戈矛其速敕而軍明乃烽燧齊乃鼓鞞順乃旂旗熟乃鞍鞚其速敕而軍加彼虎豹張乃牙爪如彼飛鳥布乃六翮其速敕而軍截乃鏖鋭毋畏其吞噬乃犀象毋受其噬其速敕而軍追乃電截乃霜躍乃虬騰乃飆其速敕而軍發乃機轉乃圜決乃潰振乃摘其速敕而軍拔乃五岳夷乃邱陵其速敕而軍執乃千鈞壓乃一卵其速敕而軍敦

乃指揮叵乃天地其速戢而軍發乃叱咤遁乃鬼神其速斂而軍一乃喜怒齊乃進止親乃隊伍堅乃壁壘其速斂而軍蘇乃勃意激乃遄往捍乃社稷衛乃王國是故車七轅軏行不如休手足不利頭目之憂實子在室強暴改容圖有勁軍則莫我敢攖詩曰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又曰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爲王前驅此謂勁軍足覘發旺也我惟時其備之雖然將材儲矣君子曰毋恃有將材謀士備矣君子曰毋恃有謀士勁軍備矣君子曰毋恃有勁軍毋恃乎其惟君人者宏踞已卑拜之誼授專閫獨斷之威識超軼絕塵之概運圖活不拘之用無教養失宜之卒有操縱在手之樂然后將材可得而盡不可得而絀也謀士可得而收不可得而備也勁軍可得而使不可得而弛也秦穆公不恥再敗卒用孟明而霸漢昭烈不厭三顧以成諸葛之勳將材之盡盡以此也使騎劫代樂毅而中於反間之謀使趙括

代廢頗而負其多金之謗縱祖逖殺明月而喪其百勝之威縱秦檜殺
鄂王而文以三字之獄將材之絀絀以此也景駒棄張子房而沛公於
以路楚與漢桓溫棄王景略而符堅於以墦蜀平燕謀士之收收以此
也聖如阿衡而無能久於夏桀之旁忠如祖伊而無能發於商辛之恐
賢如宮之奇而無能拔於虞公之滅智如范亞父而無能稱於項氏之
亡謀士之儲儲以此也晉悼公訓勇力而時使之衆以不驕楚莊王討
軍實而申儆之衆以不備勁軍之使使以此也漢世祖罷郡國都尉晉
武帝去州郡武備而其爲害見於後嗣唐穆宗銷鎮兵不補宋太祖防
節鎮坐大而其積弱不能禦僥勁軍之弛弛以此也是故長國家不可
以不嫺於兵戎之畧也雖然長國家則萬萬毋恃其嫺於兵戎之畧曷
恃乎其惟君人者茂正其德以養其性祓除其心以絜其節昭明其訓
以攻其中保任其躬以固其力尊貴明賢膺勳長老以優其等斥諛猾

釁除苛解慝以新其氣積惠重厚累愛襲恩以聚其衆棄傷補敗捄裁正誘以塞其憂振聾瞶以徹其明柔頑梗以生其慕擴瑩夷以獨其化植品物以遂其生原道德以用其極積禮樂以廣其成享鬼神以升其馨配天地以同其流如是則將材無所倚其重謀士無所中其巧勁旱無所利其攻於乎盛哉則又焉用武爲

儲武中

浮邱子曰儲武曷謂也知武之大體而已矣妙用而已矣知武之蚤計而已矣當事而已矣知武之明微而已矣曲指而已矣大體有五曰德曰義曰名曰威曰令妙用有八曰發曰應曰料曰間曰攸曰告曰募曰誘蚤計有三曰攻曰防曰練當事有五曰機曰險曰勢曰志曰計明微有二曰勝曰取曲指有三曰守曰和曰撫德有十二修修元德於隱微是故毋中於非辟也修通德於臨蒞是故毋從於蠱昧也修勸德於事

理是故毋積於寡頹也修儉德於日用是故毋流於匱乏也修名德於文物是故毋荒於皇古也修誠德於祭祀是故毋懟於神示也修恭德於輔拂是故毋梗於忠謇也修慎德於璽小是故毋甘於柔佞也修盛德於宗藩是故毋啟於覬伺也修順德於宮闈是故毋名於嫉亂也修實德於兆姓是故毋問於謳歌也修碩德於遠人是故毋婦於來歸也是謂十二修義有十杖杖典義以折敵之驕也杖分義以折敵之亂也杖辨義以折敵之惷也杖時義以折敵之違也杖恩義以折敵之怨也杖信義以折敵之反也杖教義以折敵之非也杖材義以折敵之劣也杖志義以折敵之汚也是謂十杖名有九居居明名可伐闇居令名可伐醜居順名可伐逆居正名可伐倚居絜名可伐貪居讓名可伐競居巨名可伐小居英名可伐駭居休名可伐擾是謂九居威有入必智威必則毋敢掌仁威必則毋敢害勇威必則毋敢伉信威必則毋敢秉風

威必則毋敢逃炎威必則毋敢立天威必則毋敢倖神威必則毋敢厭
是謂八必令有十禁軍中毋慢令慢令者忌虺軍中毋變令變令者忌
梗軍中毋貳令貳令者忌橈軍中毋借令借令者忌偃軍中毋議令議
令者忌移軍中毋違令違令者忌擅軍中毋虧令虧令者忌飾軍中毋
詛令詛令者忌緩軍中毋僞令僞令者忌猜軍中毋苛令苛令者忌變
是謂十忌發有六中彼未發我先發中其昧彼遲發我逃發中其緩彼
小發我大發中其怯彼偏發我全發中其鬬彼難發我易發中其阻彼
誤發我善發中其敗是謂六中應有十巧以剛來以剛應者拙以剛來
以柔應者巧以堅來以堅應者拙以堅來以瑕應者巧以驟來以驟應
者拙以驟來以徐應者巧以勞來以勞應者拙以勞來以寛應者巧以
橫來以橫應者拙以橫來以竪應者巧以奇來以奇應者拙以奇來以
拙應者巧以恐來以恐應者拙以恐來以泰應者巧以夸來以夸應者

拙以夸來以遜應者巧以魁來以魁應者拙以魁來以未應者巧以實來以實應者拙以實來以虛應者巧是謂十巧料有八兼料彼兼料己者智料敵兼料援者智料衆兼料詐者智料夷兼料險者智料長兼料短者智料前兼料卻者智料成兼料敗者智料生兼料死者智是謂八兼間有十二用揃其羽翼厥間用諺披其腹心厥間用謠亂其耳目厥間用閃惑其計議厥間用難誘其貪將厥間用金撓其疑帥厥間用爵致其謀士厥間用信收其怨卒厥間用恩投其左右厥間用僕探其祭疑厥間用友嘗其愛憎厥間用文發其吉凶厥間用鬼是謂十二用伏有十可彼見其首不見其尾可以伏彼見其伉不見其佾可以伏彼見其左不見其右可以伏彼見其右不見其左可以伏彼見其廣不見其狹可以伏彼見其高不見其下可以伏彼見其來不見其逝可以伏彼見其聯不見其斷可以伏彼見其晝不見其夜可以伏彼見其別不見

其泥可以伏是謂十可告有四準俾通者準其情故事實以告俾諜者準其士馬資糧以告俾偵者準其出沒動靜以告俾導者準其川澤林箐以告是謂四準募有十賞募能望敵景知敵意者賞有加募能折敵鋒挫敵具者賞有加募能斫敵幟亂敵衆者賞有加募能焚敵壘擄敵穴者賞有加募能截敵糧奪敵饟者賞有加募能梗敵途遏敵歸者賞有加募能陷敵鬆離敵情者賞有加募能孤敵援斷敵骨者賞有加募能司敵出刺敵頭者賞有加募能招敵降傾敵心者賞有加是謂十賞誘有八致誘之於所不曉而致其愚誘之於所不脫而致其弱誘之於所不忌而致其縱誘之於所不持而致其玩誘之於所不常而致其駭誘之於所不備而致其假誘之於所不勝而致其債誘之於所不顧而致其亡是謂八致攻有九詳攻於天以詳陰陽奇耦攻於地以詳曲直險易攻於人以詳勁懦優劣攻於神以詳幽明上下攻於物以詳豐耗

休戚攷於古以詳得失善敗攷於今以詳輕重緩亟攷於賢以詳精麤表裏攷於愚以詳公私同异是謂九詳防有三止山崗多蠻蠻多怨使居山崗者有常業使防山崗者無苛政無苛政則怨者止海洋多奧奧多黠使居海洋者有悍心使防海洋者無秀政無秀政則黠者止邊塞多荒荒多梗使附邊塞者有明信使防邊塞者無稗政無稗政則梗者止是謂三止練有十四徵練藝以徵其精練器以徵其利練陣以徵其羣練鋒以徵其捷練任以徵其定練情以徵其摯練氣以徵其直練骨以徵其勁練膽以徵其壯練耳以徵其聞練目以徵其見練手以徵其搏練足以徵其走練舌以徵其辯是謂十四徵機有十三鬬鬬敵之長好姪惡貞此敗機鬬敵之臣黨奸賊賢此敗機鬬敵之將匿短標長此敗機鬬敵之卒銜寃肯德此敗機鬬敵之民競巧猒樸此敗機鬬敵之政亂德毀常此敗機鬬敵之俗崇貨居奇此敗機鬬敵之形多動少靜

此敗機關敵之物有消無息此敗機關敵之材不能經遠此敗機關敵之意萬難持久此敗機關敵之腹日坐飢糙此敗機關敵之運必無代與此敗機是謂十三關隙有九乘敵散乘其隙敵罷乘其隙敵徬乘其隙敵墮乘其隙敵慢乘其隙敵驕乘其隙敵謀乘其隙敵貳乘其隙敵怖乘其隙是謂九乘勢有入據我據故敵據新勢可捨我據衆敵據生勢可捨我據利敵據頓勢可捨我據遁敵據阻勢可捨我據要敵據末勢可捨我據深敵據淺勢可捨我據强敵據弱勢可捨我據衆敵據孤勢可捨是謂入據志有十易軍志輕易之重軍志浮易之固軍志躁易之靜軍志婬易之正軍志怯易之勁軍志怳易之肅軍志竭易之裕軍志怨易之和軍志亂易之理軍志分易之合是謂十易計有入出敵好暴白我出陰計以攻之敵好哨厲我出便計以攻之敵好愚騃我出姑計以攻之敵好枝離我出完計以攻之敵好揣摩我出別計以攻之敵

好撓亂我出熟計以攻之敵好并吞我出捷計以攻之敵好苟簡我出遠計以攻之是謂入出勝有八務惷而頑者聖勝之則聖為務猛而剽者仁勝之則仁為務孅而陋者大勝之則大為務愶而浮者精勝之則精為務野而弛者健勝之則健為務媮而易者莊勝之則莊為務貪而靡者儉勝之則儉為務驕而攻者謙勝之則謙為務是謂入務取有五弔誅其首弔其從與苛取巽誅其猾弔其愚與拚取巽誅其叛弔其降與偪取巽誅其人弔其國與刺取巽誅其亂弔其衆與奪取巽是謂五弔守有十晝晝其地孤而峭者可獨守晝其土廣而稠者可分守晝其威積而陋者可鎮守晝其糧久而寡者可屯守晝其民附而新者可戍守晝其人衆而雜者可禁守晝其寇去而忘者可卧守晝其賊來而數者可禁守晝其衞周而通者可善守晝其城壘而固者可堅守是謂十晝和有入與敵畏威則與和挾輕心而提侵我則勿與和敵拜恩則與

和積憾事而怨詈我則勿與和諭吐實則與和矯虛詞而簸弄我則勿與和敵撤備則與和伏深謀而狙伺我則勿與和敵寡辭則與和貪重利而賤用我則勿與和敵弱稚則與和挾勝具而矜夸我則勿與和敵無貳則與和蓄他意而疑誤我則勿與和敵有恥則與和負醜顏而媒辱我則勿與和是謂入與撫有入便勦之則兵裂撫之則兵完兵完者便勦之則民悴撫之則民安民安者便勦之則我毒撫之則我仁我仁者便勦之則彼戾撫之則彼柔彼柔者便勦之而兵不裂撫之而兵更完更完者便勦之而民不悴撫之而民更安更安者便勦之而我不毒撫之而我更仁更仁者便勦之而彼不戾撫之而彼更柔更柔者便是謂入便於乎不知曲指不能寄武不知明徵不能振武不知嘗事不能任武不知蚤計不能握武不知妙用不能神武不知大體不能經武孟子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荀卿曰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

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然則武何先也其惟大體乎其惟大體乎

儲武下

浮邱子曰凡武貴審己審敵凡敵貴審偏正審緩亟變起有名為生有牙蓄疑發怒弓矢相加是謂正敵無故而挾無怨而橫氣驕伎詐不可紀經是謂偏敵兩險相扼兩勁相撐萬一蹶扶宗祏以傾是謂亟敵爾來若蜂爾去若鳥倏忽變幻靡有常居是謂緩敵凡遇正敵亟敵貴因敵置將因敵置兵因敵量餉凡遇偏敵緩敵貴寓將於官寓兵於民寓餉於義非淮陰不能蹈項羽非李廣不能剿匈奴非諸葛不能當仲達非謝元不能走苻堅是謂因敵置將多能勝寡故李信以二十萬而敗王翦以六十萬而勝寡能勝多故兀朮以十餘萬而敗武穆以五百人

而勝是謂因敵量兵沛公與諸侯擊楚則命蕭何轉漕關中以給軍光武北征燕代則命寇恂轉輸河內以給軍是謂因敵量餉雖然寒暑異宜天之律也古今異用人之制也執鏡捉形焉能必也守愚塞智枉自匱也是故命將而將差有十不便徵兵而兵劣有七不便轉餉而餉枯有六不便將起貴胄不習艱難不更歷險阻一不便將不諳古兵法不擅方畧不老於行陣二不便將不拊循士卒恩不足以結其死命三不便將姑息如婦人女子威不足以令其下四不便將無諍友爲腹心無奇士爲畫諾而謀必泄計必左五不便將愚不知用間六不便將氣憍不能先敵而爲敵所先七不便將愎不理忠告之言八不便將自私不與麾下共其功名九不便將猶豫多狐疑是非進止回互胸中而不能決十不便是謂將差易曰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將差也夫兵習晏安不任技擊一不便兵不紀律如引亂絲治之愈棼二不便兵貪

姓不道釋騷閭里三不便兵愛將令退有後言四不便兵書且棲罔有
愛君以衛國家五不便兵不親切於民視其受抄掠劫奪漠然無與吾
事六不便兵懾敵威鬪聾而股栗望風而奔七不便是謂兵劣詩曰爰
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兵劣也夫府庫之財不供三年
五年之用一不便左支而右吾果率而丙湊二不便外臣有請輒事事
受大司農之裁制三不便士卒不飽忠勇不生四不便軍無見糧爲敵
所鬪五不便飢嗽骨立之民怨我不能活之德敵能餌之因爲敵用而
不爲我用六不便是謂餉枯春秋傳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
恐餉枯也夫是故君子任將不如任官結兵不如結民餐餉不如倡義
其速救而官曰土地隸爾人民職爾爾侚勵乃心力副乃官守乃文乃
武爾惟時其講貫之乃陰乃陽爾惟時其消息之敵未來爾惟時其司
察之敵來爾惟時其驅除之敵來更去去更來爾惟時其準備之爾賢

爾能敵則敬恭畏懼爾我則銘勒爾爾之不然敵則辱爾我則孝敎爾
爾其勉旃是謂寓將於官其速敉而民曰田廬墳墓維繫爾父兄親戚
綢繆爾爾伺堅乃梃刃衛乃井鹽乃出乃入爾惟時其周防之乃長乃
幼爾惟時其聯比之敵未來爾惟時其居則安之業則樂之敵來爾惟
時其兵之敵來更去去更來爾惟時其善策應之爾勇爾壯敵則罔敢
荼毒爾我則賞賚爾爾恪爾矯敵則血爾我則捐棄爾爾其勉旃其速
敉而宵若民曰爾私爾家惟爾爾爲公爲國亦惟爾爾伺損乃蓄聚佐
乃經費乃多乃匙爾惟時其[illegible]聚之乃消乃息爾惟時其斟酌之敵未
來爾惟時其倉之庾之稟之[illegible]之敵來兵作爾惟時其支給之敵來更
去去更來爾惟時其護持毋使敵得之爾俠爾盈敵則罔敢疲爾我則
罔有周章於爾爾適爾僚敵則迫蹙爾我則悖爾爾其勉旃是謂寓餉
於義於乎兮株不可以伺兔契船不可以求劍執一不可以解紛循常

不可以濟變是故命將而將不便者十寓將於官而將便者五凡封圻兼文武材幹有威信服人名實加於上下而譽不足以增毀不足以減事變如其素定而內足以重外足以輕者此將勢也一便也凡提鎮躬練邊鄙以熟兵機幹有衝突非常之寇不煩更易責重而力足以辦不踰歲月之久而患足以平者此將材也二便也凡監司撫督智略義氣可以出奇而不窮歷險而不挫者此將器也三便也凡守令能謹其斥候固其藩籬惠其善良鉏其奸禍內修其禁而猛足以濟其寬外禦其侮而勇足以行其智者此將謀也四便也凡棲遲佐貳之階奔奏弁卒之場而器宇閎深可受大事而不撓亂機鋒迅利可處危地而不自妄者此將具也五便也是故徵兵而兵不便者七寓兵於民而兵便者五凡耰鋤之農無事則其暇足以耕有事則力足以衛心足以死者此信兵也一便也凡工賈之羣無事則自食其業有事則莫不同憂其患以

赴其閭里且出死力以捍護其長上者此奇兵也二便也凡野處之秀無事則修其孝悌忠信有事則淇其名義足以固其儔伍其材慧足以採其勝算者此精兵也三便也凡婦稚之倫無事則與聞禮教有事則女子能拒强暴童子能抗白刃者此善兵也四便也凡嬉游失業贌行失教之民無事則國家不能不刑格勢禁之有事則且寬之以罪生其感激怒之以功作其勇猛使之以詐巧其刺探啖之以金結其血誠者此勝兵也五便也是故籌餉而餉不便者六萬餉於義而餉便者五金玉錦繡之藪豈能百年而享之則且作軍志而驛折之山林川澤之產嘗與天地而消息之則且以補國之不足而毋恪之此義之正也一便也用本土之人湊本土之財用本土之財潤本土之兵不窮搜括而得不因呼號而與不費轉徙而至不防蠹蝕而耍此義之通也二便也將皆本土之將無供頓之費而餉不耗其半兵皆本土之兵無釋騷之費而

餉不耗其半餉不虛耗則盡爲行軍尅敵之用盡爲行軍尅敵之用則衆皆勇輸將而趨太平此義之激也三便也粟帛重於草木身家重於粟帛氓庶重於身家兵勇重於氓庶自非大不理之人其誰不輸粟帛以贍兵勇馱兵勇以葆氓庶活氓庶以順身家此義之摯也四便也國餉不足則儲義餉以補國餉義餉不足則仍儲國餉以補義餉交相爲儲則交相爲補交相爲補則交相爲捍危制勝之具此義之完也五便也於乎天地之道一陰一陽文武之道一弛一張與其繁而無統孰若簡而有方與其謀而無理孰若徐而有章是故仁者如天智者如神己有萬全敵有萬窮萬全長謂也寓將於官則不將者皆將不將者皆將則將不可勝用將不可勝用則守常固而戰常勝寓兵於民則不兵者皆兵不兵者皆兵則兵不可勝用兵不可勝用則守常安而戰常利寓餉於義則不餉者皆餉不餉者皆餉則餉不可勝用餉不可勝用則守

無不便而戰無不濟是謂萬全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萬全也夫萬窮曷謂也寓將於官則官佚敵勞官佚敵勞則能乘敵之患能乘敵之患則我常坦而敵常駭寓兵於民則民靜敵動民靜敵動則能持敵之短能持敵之短則我常捷而敵常剉寓餉於義則我肥敵枯我肥敵枯則能料敵之斃能料敵之斃則我有人事而敵無天命是謂萬窮孟子曰失道者寡助萬窮也夫於乎蠆有毒而毋張之魚游鼎而毋活之敵萬窮而毋逸之己萬全而毋捐之果能此道矣則富彊可以立致富彊可以立致則仁義可以徐修仁義可以徐修則禮樂興而乾坤永寧

浮邱子卷之十二

釋憂

益陽湯鵬海秋著

浮邱子曰凡天下國家之運有亟太平之時有漸銷耗之時有大震蕩悲駭之時有小從容蘇息之時凡為天下國家者之必有亟太平而料危亂有漸銷耗而坐娛意有大震蕩悲駭而保任戒懼卒賴以全有小從容蘇息而夸然自足暨于不枝是故憂多于樂者蘇樂多于憂者殃樂生于憂者昌憂生于樂者亡周之始衰犬戎偪之迨其亡也嬴秦偪之宋之始衰女直偪之迨其亡也蒙古偪之此天也非人也犬戎偪周周不自强嬴秦繼起周遂不厥女直偪宋宋不自强蒙古繼起宋遂不厥此人也非天也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于安樂也且夫生于憂患則三智生之死于安樂則三愚死之三智維何一曰智于理二曰智于防三曰智于幾觀

乎天道毋陰于陽觀乎地道毋崎扼易觀乎人道毋獸噬人觀乎物道毋訞亂常是謂智于理中外有區罔或跨越異同有準罔或枝吾貴賤有經罔或倒置肥瘠有調罔或昧沒是謂智于防立乎一隅則鏡數區立乎數區則鏡四海立乎一隙則鏡數紀立乎數紀則鏡百代是謂智于幾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匪智之謂而曷謂乎三愚維何一曰愚于性二曰愚于才三曰愚于勢孰爾緘默寡議歟如識爾鄙飾忠義歟如識爾黠猾醇意歟如執爾優柔治氣歟如是謂愚于性天人弗擇乃盲其識文武弗兼乃萎其力彼己弗熟乃淆其情善敗弗操乃拙其事是謂愚于才壹之不守而受厥雜正之不植而聳厥表先之不理而治厥末廉之不舉而甘厥粗是謂愚于勢春秋傳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匪愚之謂而曷謂乎是故智者多憂患天下國家之杖也愚者多安樂天下國家之蠹也爾要愚則爾多

習禮樂兵刑之所以得其序也彌安樂則彌多慮山川鬼神之所以闔其理也昔趙高以安枕肆意阿二世郭衍以五日一朝勸隋煬而望夷江都禍出一轍豈非彌安樂則彌多愚乎賈誼以厝火積薪戒文帝李絳以宵衣旰食勉憲宗而文帝雖有王者規模憲宗號爲中興豈非彌憂患則彌多智乎是故暴君暗主不知憂猶可說也慧君察主不知憂不可說也兒童走卒不知憂猶可說也群公卿士不知憂不可說也一計然謬咎止其躬猶可說也一計然謬禍宗社不可說也一意俛仰謗止其國猶可說也一意俛仰騰笑四夷不可說也且夫積之乎一計一意而丞之乎無可如何此古今之通患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詩曰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是故霜者冰之漸霰者雪之萌輕者重之影小者大之根涓滴可駭矧乃江河乎燐火可畏矧乃燎原乎蛾蟻蜂蠆皆能害人矧乃委肉以當虎狼之蹊乎毒蛇斷頭猶欲起立矧乃除厥心之疾

而遺其類乎先事不了了臨事而局嚲不己窘乎當時不汲汲後時而補救不已曉乎諱偪側而矜大度諱顚墜而談太平豈非無術之甚乎可嘗膽而貪䐜飽可流涕而展嘲誚豈復有人之心者存乎書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是故君子不可以不知憂知憂然后有恥有恥然后處衰處衰然后攷道論事攷道論事然后務其大者遠者務其大者遠者然后不苟晏安以苟天下國家不苟晏安以苟天下國家然后滌昨非而理今是滌昨非而理今是然后名正言順名正言順然后天命人心有所棲注天命人心有所棲注然后有人有土有財有人有土有財然后無貧無寡無傾無貧無寡無傾然后太平以蒸太平以蒸然后山陬海噬罔不率俾

原刑

浮邱子曰先王制道德以化不衷也制禮以坊不軌也制刑以誅不法

也是故道德之窮然后禮禮之窮然后刑不得已之苦心也雖禮採道德之窮惟刑採禮之窮不得已而不已之妙用也昔周官之言曰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是故善刑者爲妙用不善刑者爲慘戚善赦者爲仁政不善赦者爲慈懦數赦之主其威必降數赦之國其侮必多是故苛事造端騷動中外者罪無赦釣名市利粉飾奸欺者罪無赦不材受任蠹蝕太平者罪無赦疑詔詭使擠陷忠良者罪無赦開門揖盜毀壞藩籬者罪無赦喪師失律削奪邊境者罪無赦國恥不振睢盱自得者罪無赦民困不理瘡痍塞路者罪無赦乃心不測輸情彊虜者罪無赦流言不止沮撓國是者罪無赦茲十無赦者儒所謂刑亂國用重典是邪非邪是故公孫僑治鄭其言曰莫如猛而已矣諸葛亮治蜀其言曰愼無赦而已矣先乎僑亮而爲之則者則有若管夷吾其言曰赦者小利而大害無赦者小害而大利是則夷吾所繇治

齊而已矣後乎僑亮而爲之亞者則有若王景略其言曰宰寧國以理治亂邦以法是則景略所繇治秦而已矣是道也何道也匪純古之道而捄時之道也且夫捄時之道管夷吾死唯公孫僑得其意公孫僑死唯諸葛亮得其意諸葛亮死唯王景略得其意景略死遂難取節焉或有剽竊近似者則已大非四君子之神理骨幹矣矧乃背四君子者有飾和平以覬福澤有貪姑息以弛憲典有調停德怨以申不情之請有彌縫功罪以作亡理之狀出以理乎衆焉不能令衆愛不能令衆畏入以贊乎主焉不能令主仁不能令主義不能令主仁者其主必私不能令主義者其主必萎必私者多倒持必萎者多掣舉是故可赦勿赦謂之虐不可赦而赦謂之縱位兼將相而罪必赦謂之阿衆皆憤怒而我獨赦謂之殖可枝解一二人以作三軍之氣而不枝解可放流一二人以作百寮之氣而不放流及乎事機既誤綱紀破壞則屑屑乎以薄罰

隨其後謂之惡名爲威稜而上無震動恪共之積名爲律令而下有揣摩擬議之功及乎怨氣漸乎左右鬭何則喻喻乎請以寬典隨其後謂之弄本有誤國滔天重于邱山之罪而罰其細赦其巨唯赦其巨不足以塞其人猖狂無忌之心乃併罰其細亦不足以生其人勉強爲善之心於是戢栗震懾皆成故態謂之頑同爲蠹君賊民萬口抵斥之人而罰其一赦其一唯赦其一不足以服天下賢智而能主持是非者乃併罰其一亦不足以厲天下庸鄙而不稍自矜奮者於是刀鋸斧鉞皆屬浮文謂之素詩曰如可贖兮人百其身爾乃無願贖者又從而爲之辭不亦惑乎書曰哲人惟刑無疆之辭爾乃不思流譽無疆而庇其私以危其國不亦悔乎是故包羞飲醇其軀彊茹苦吞辛其軀傷塞違已亂其國辟崇慝長奸其國殃周誅管叔是以武庚之叛不害爲周漢誅馬謖是以街亭之敗不害爲漢故曰塞違已亂其國辟唐雖不誅李林甫

是以祿山之亂唐室幾傾宋唯不誅秦檜是以金人之橫宋業不振故曰崇慝長奸其國殃於乎山將崩者馬先避室將成者鷰先來國將闢者愚先慶國將殃者智先哀是故君子知剛知柔知春知秋柔以懷之剛以礪之春以煦之秋以豫之導之而不從我唯時其据憲典以聳之聳之而不動我唯時其援天時人事以爭之爭之而不能我唯時其樹清議以代鈇鉞之議之而不入我唯時其剴激悲痛以涕泣之詩曰憂心如惔不敢戲談憂乎憂乎當爲誰乎已乎已乎能奈而乎

植節

浮邱子曰國氣旺生於士有節義有節義生於有骨理有骨理生於有學識有學識生於有教育有教育生於上執其樞而左右小大遐邇中外之士咸振焉國氣衰生於士無節義無節義生於無骨理無骨理生於無學識無學識生於無教育無教育生於上塞其塗而左右小大遐

邇中外之士咸汨焉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於乎君子而不豈弟則不作人君子而不作人則無仁賢而國空虛是故糞壤不生松柏沮洳不生蛟龍無其食而畢其驅驅必側無其教而帥其士士必輕是故戰國無節義則縱橫害之秦無節義則燒書阬儒害之晉無節義則祖老莊而發礮決害之五代無節義則汙君濁吏秀言穢行害之語曰禾生蟲蠹還自尅賊焉有澆淳散朴而士咸稱白乃心者乎是故昔驥騄必得駒種橘柚不成枳士之美者壽養禾君之仁者善義士周至春秋而節義存則守禮士信之力漢人東京而節義昌則植經明行修以扶倩義之力宋去五季之亂而節義重則表忠議以風世倡道學以作聖之力有明二百七十年之久而節義甲於前代則象彝文學激揚忠烈之力語曰一樹百穫者人也焉有挫德褻賢而士怪其報者乎是故士爲知己者死女爲悅己者容存乎相感者也女以毀

容爲辱士以毀行爲穢惡存乎自立者也上之人塞其相感褻其自立是謂不情下之人弱其自立缺其相感是謂不力轉薄則生計校計校甚則生旁門旁門甚則生狗苟是謂不靜才華瞀則生怨誹怨誹甚則生左道左道甚則生梟敢是謂不群是故素變爲元仁者之所流涕也荃化爲茅智者之所不齒也疾風知勁草奔車測堅石世僞觀善良塗梗出忠赤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是故中心歸節他物奪之是爲曾子之罪人初心歸義旋踵舍之是爲孟子之罪人於乎讀曾子孟子之書而劉秀華歆馮道王溥其骨者士之蠹也幸而拂丁其時則雖有其鄙而無其亂萬一不然則鄙與亂相資老國之憂也是故居鄉井而賤行我知其登巖廊而賈德也矣事父兄而廢禮我知其阿大君而敗軌也矣對

屑儥而曲折我知其媢妬雄而釣帨也矣蔽乎世而龐隨我知其遇蔑
盜而包羞也矣小恥弗振我知其大恥甘之如飴也矣一邪弗变我知
其百邪趨之若鶩也矣審士以知心審心以知事我知其必為兵刑之
叢也矣審士以知氣審氣以知運我知其必為河山之變也矣

甲戒

浮邱子曰君子不可以無天戒不可以無地戒不可以無神戒不可以
無民戒不可以無物戒天有祥有變地有祥有變神有祥有變民有祥
有變物有祥有變無天戒則對臨敢對臨敢則欺褻慣欺褻慣則天變
至毋忘天戒則對臨僾對臨僾則感格必感格必則天祥至無地戒則
履蹈褻履蹈褻則隕越疾隕越疾則地變至毋忘地戒則履蹈詳履蹈
詳則醞畜厚醞畜厚則地祥至無神戒則儀容媟儀容媟則精理扇精
理扇則神變至毋忘神戒則儀容肅儀容肅則血脈會血脈會則神祥

王無民戒則志氣縣志氣縣則政刑忤政刑忤則民變至毋忘民戒則
志氣約志氣約則德禮悖德禮悖則民祥至無物戒則耳目淫耳目淫
則邪姓作邪姓作則物變至毋忘物戒則耳目嚴耳目嚴則黎白著黎
白著則物祥至於乎戒之哉戒之哉天戒七曰日戒曰月戒曰星戒曰
風戒曰雨戒曰雲氣戒曰時敘戒地戒四曰山戒曰川戒曰宮室戒曰
金石戒神戒二曰靈神戒曰毒神戒民戒四曰畿民戒曰兀民戒曰嗶
民戒曰梗民戒物戒三曰草木之妖則戒曰鳥獸之禍則戒曰鮮蟲之
蔓則戒凡君子所戒則古所戒凡古所戒則今所戒凡今所戒則今所
忽凡今所忽則古所羞凡古所羞則君子所憤凡君子所憤則君子所
戒其在於詩則正月之六章曰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
蹐言天戒也地戒也雲漢之六章曰敬恭明神宜無悔怒言神戒也其
在於書則五子之歌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

何不敬言民戒也旅獒曰人不易物惟德其物言物戒也於乎戒之哉戒之哉君子有變而懼無若世之有變而慠也無變而謹無若世之無變而蕩也有變而慠則先之以抵塞既抵塞則繼之以支飾既支飾則終之以匱敗有變而懼則先之以祇悔既祇悔則繼之以補捄既補捄則終之以葆固無變而蕩則先之以燕私既燕私則繼之以遲作既遲作則終之以撟暴無變而謀則先之以戚物既戚物則繼之以肇行既肇行則終之以仁聖是故君子雖無變則懲忿窒慾思患預防而已懼有變則洗心滌慮引咎自責而已所謂思患預防其指十毋膺尊畧庳毋弃故寵新毋齊誤塞直毋褻怨蔽忠毋苞苴賸天毋聽妻姪行毋骨月參商毋宗舊縱衛毋官謀畜疑毋下情不聞故曰思患預防其指十所謂引咎自責其指十盡減膳徹樂盡降服垂綏盡齎祈祖考盡分爵犀望盡放出宫人盡汰除冗濫盡捐去稅斂盡料理獄犴盡草敷葬已

壽虛心聽諫故曰引咎自責其指十君子而弗思慮預防也者則且以
席尊畧庸爲能樹衛防也以弃故寵新爲能研聚人物高下利頓也以
責諫塞直褒賞蔽忠爲適己意也以豔直騰天鬬妻姪行爲莫余闘伺
也以胥月參商爲能割私愛也以宗藩縱衡爲能扞衛王室也以官謀
蕃疑下情不闘爲指揮能事蹈舞太平也苟如是則天職之地職之神
職之民職之物職之君子而弗引咎自責也者則且以減膳徹樂降服
垂緩爲徒曰苦也以滑所租考分爵羣望爲戯甚而無際呼訴而不應
也以放出宮人汰除冗濫捐去稅斂料理獄奸爲跡郝肩越心洗厲章
體毀不重節目不闊也以草敷罪已爲奉行故套也以虛心聽諫爲盜
竊聖喆之美名也苟如是則天律之地律之神律之民律之物律之君
子而爲天地神民物所職如之何其勿毀壞也君子而爲天地神民物
所律如之何其勿囚拘也於乎戒之哉戒之哉若夫俗儒支離曲折之

辭義士荒唐謬悠之說則君子毋取焉君子何取曰法聖人前之聖人修春秋書裁異爲其變足以爲戒也而不詳其所以爲應也後之學者談陰陽喜傅會必欲求其一變自爲一應也而反不足以爲戒也是故君子觀古近之運推妖祥之理創其所以爲應爾乃破讖緯之陋也聖人不語怪則然也詳其所以爲變爾乃廣修省之資也聖人毋自欺則然也引古之變爲鑑爾乃有激於肺腑也聖人其有憂患則然也奉古之戒爲師爾乃無懈於夙夜也聖人不自暇逸則然也於乎戒之哉戒之哉

乙戒

浮邱子曰古之君子所處愈尊則自攻其過愈細也今之君子所處愈尊則自理其過愈寬也惟寬則生傲則生惷則生慝則生陋則生懦則生蠱是故傲莫傲於執過惷莫惷於諱過慝莫慝於殺過陋莫陋於護

過惰莫惰於啇過盡莫盡於利過且夫失晨之雞可更鳴敗駕之馬可再調曾謂君子有過而惟是執之諱之務之飾之留之利之云爾乎於乎戒之戒之凡執過者生於心有所封心有所封則讀書攻道不熟讀書攻道不熟則古今體要不析古今體要不析則自智其愚自智其愚則小有取償小有取償則憊藉以逞憊藉以逞則動與物左動與物左則忠言讜論至忠言讜論至則心莫能降心莫能降則專厲獨斷專厲獨斷則然於所不然不然於所然然於所不然不然於所然則國是日非而當局者猶以其權勢氣燄聾人於乎戒之戒之凡諱過者生於心有所高心有所高則覦人貨己若覦人貨己若則人以其大繆不然者前而請命人以其大繆不然者前而請命則積疑生怒積疑生怒則廢群用獨廢群用獨則利病否隔利病否隔則流失敗壞以甚流失敗壞以甚則內憨蠱內憨蠱則外支吾外支吾則工閃爍工閃爍則匿瑕貫

瑜匿瑕買瑜則迷毀而自矢之例譽而自功之迷毀而自矢之鈞譽而
自功之則衆皆指其情故衆皆指其情故則僞爲嬉笑譜爲風議僞爲
嬉笑譜爲風議則在上者不聞而自謂深在上者不聞而自謂深則必
有不可彌縫收拾之一日於乎戒之戒之凡移過者生於心有所遁必
有所遁則上徵示之而下徵伺之上徵示之下徵伺之則好爲兩屬之
詞好爲兩屬之詞則是非操縱由我是非操縱由我則久而自忘其裹
久而自忘其裹則過事苛比過事苛比則挾勢擠墜挾勢擠墜則舉我
咎而坐之他舉我咎而坐之他則錮之使不能辯錮之使不能辯則冤
之使不能平冤之使不能平則天地山川鬼神之所憐天地山川鬼神
之所憐則庶人之議所憤庶人之議所憤則史策之所別史策之所別
則逃其指名於一時而暴其端委於百世千世萬世於乎戒之戒之凡
襲過者生於心有所仍必有所仍則拘近規拘近規則私積黨私積黨

則多破碎多破碎則難整理難整理則務苟安務苟安則鮮直前鮮直前則忠義之氣不作忠義之氣不作則頑懦用事頑懦用事則左計橫行左計橫行則大體虧損大體虧損則有彊國而無彊勢有彊勢而無彊政有彊國而無彊勢有彊勢而無彊政則禍殃伏於文恬武熙禍殃伏於文恬武熙則消息微而憂患深消息微而憂患深則愚者緩而智者急愚者緩而智者急則拑口易而措手難拑口易而措手難則減沸太息之不已於乎戒之戒之凡臨過者生於心有所狹心有所狹則思不銳入思不銳入則力不振起力不振起則日壞一日日壞一日則齒登耄耋齒登耄耋則勇枯智索勇枯智索則羣策羣力皆廢羣策羣力皆廢則坐視成誤而亡能爲坐視成誤而亡能爲則浸潯大敗而不可止浸潯大敗而不可止則子孫黎民受其病子孫黎民受其病則一息之積而階數十百年之厲於乎戒之戒之凡利過者生於心有所溺心

有所溺則耳濡目染耳濡目染則意得欲從意得欲從則厭近有德厭近有德則羣巧關伺羣巧關伺則諛美雜作諛美雜作則數援降古爲比數援降古爲比則久而忘其不類久而忘其不類則惟其言而莫予違惟其言而莫予違則縱其私而莫予沮縱其私而莫予沮則快其敗而莫予陳快其敗而莫予陳則天命人心喪於晏安天命人心喪於晏安則衽席之地起兵戎衽席之地起兵戎則無俚之氓咸倍畔無俚之氓咸倍畔則執權聚守者危執權聚守者危則身體髮膚皆瘡痏身體髮膚皆瘡痏則雖欲湔洗其沈痼之疾而萬萬亡及於乎裘之戒之善哉陸贄之狀曰仲虺述成湯之德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吉甫美宣王之功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輔贊聖君不曰亡過而曰改過宣王中興之賢主也吉甫文武之賢臣也以賢臣論賢主不曰亡闕而曰補闕是故有闕毋補則賢聖推有過毋改

則聖路塞毋塞聖路則莫如不自聖毋擁賢理則莫如使賢爲其實凡
自聖者過之媒凡有賢而不爲其實者闕之府是故賢然后補闕補闕
然后賢聖然后改過改過然后聖江海有濁而無損於深其蕩滌之功
偉也日月有蝕而無損於闇其照臨之光復也於乎戒之戒之若乃史
傳所稱則曰商辛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
又曰秦皇剛戾自用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攝
伏謾欺以取容是故商辛爲獨夫飾非故也秦皇爲蓋主不聞過故也
商辛秦皇死矣而其術其惡不死也是何也凡學堯舜之蹤業禹湯之
罪己者則怵然不樂乎其心凡學商辛之飾非秦皇之不聞過者則肆
然大便乎其躬是故商辛之後又商辛金亮其最也秦皇之後又秦皇
隋煬其最也是何也凡稱金亮者則曰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凡稱
秦隋者則曰秦以惡聞其過亡天下隋以惡聞其過亡天下春秋傳曰

尤而效之罪又甚焉是故君子毋效其所不可覆車之軌不可蹈也覆舟之淵不可游也猶之乎商辛之後不可又商辛金亮之後不可又金亮秦皇之後不可又秦皇隋煬之後不可又隋煬也其道亡它曰毋飾非毋不聞過而已矣凡飾非則其非必非必則成獨凡不聞過則其過橫過橫則成盭獨則必危盭則必促是猶不事蕩滌而侈江海以爲無濁不修照臨而信日月以爲無蝕蒙竊或焉未見其可也於乎戒之戒之

甲慚

浮邱子曰凡天下顚覆之慘伏於其幾閃於其象慢於其近匱於其廣是故君子之智斷貴蚤焉蓄而愼之勝於發矣而后詳之徹而障之勝於巨矣而后摧之未及事而理之勝於及事矣而后悔之未及時而塞之勝於及時矣而后悷之春秋傳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焉有智斷弗

師君子可以宰世濟變而亡懷悔者乎是故火燎原不可救水覆地不可收膏肓已結不可醫棟橈已凶不可求轂破碎而大其輻者愚可哂根枯槁而惜其葉者腐可羞脣焦口燥而后穿井者渴弗解十日不餐而后殖禾者飢弗瘳是故君子無左計無遁情無厲節無流心有遁情者莫寶其裘有左計者不攻其成有流心者莫知其鄉有厲節者不得其終是故齊桓本五伯之雄而尸蟲出戶死無與棺二世席全盛之勢而望夷變作偪令自殺苻堅本五胡之長而出奔五將兵敗被執隋煬攬域中之大而賊起江都運厄身殲茲四君者豈非溺其勝而弗思其反耶是故君子卽盛思危卽驕思怯卽褎思匱卽獨思兩盛而不能思危者必有旦夕之災驕而不能思怯者必有酖毒之懷褎而不能思匱者必有腹心之疾獨而不能思兩者必有尾大之勢詩曰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何其神之恖而狀之栗也書曰予臨兆民

愼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何其義之正而指之直也
是故牆隙而高者其朋疾冰霜而見日者其威易中無主而試以多難
者其計索外感關司而料其不濟者其欺作舟覆於河而無維檝者必
駭愕舉足而履湯炭者必燒灼飾非而拒諫者必有不安聽莠言而犯
不辯者必有殘將東而更西者途必迂郤行而求及前人者勢必孤口
談太平而中藏繆盭者天必不過堯舜可爲而不爲不堯舜不可爲而
姑且爲者人必不能止之以爲宗製裘而與狐謀其皮者狐乃遁假虎
以翼而教其入宮食人者虎乃縱非其材而責以無前之績者乃聾乃
盲不見其心而見其面不見其成而姑且待其成者乃庇其私而名其
殃是故君亡獨理亡獨亂臣亡等功亡等過亡等功者其功鉅亡等過
者其過叢書曰邦之杌棿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尙一人之慶是故管
夷吾用則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亡不足豎刁易牙開方用則五公子

爲亂而有餘王景畧用則埽蜀定燕擒代吞涼而亡不足慕容垂用則淝水一舉喪其國都而有餘李勣用則唐變爲武氏張柬之用則武氏復變爲唐司馬光用則熙豐之亂變爲元祐之治章惇蔡京用則元祐之治復變爲紹聖之亂是故材之淑慝以徵臣之優劣捷於響臣之優劣以徵君之然否捷於響君之然否以徵事之起訖捷於響事之起訖以徵國之得喪捷於響是故愛不可反誘不可遂料不可晩咎不可必罷張九齡而杖李林甫是以有安史之亂罷李綱而杖黃潛善汪彥伯是以有北狩之辱厥愛反也裴度有淮蔡青鄆之功爲皇甫鎛李逢吉所擠寇準有澶淵之功爲王欽若丁謂所擠厥誘遂也吳楚七國已反然後誅鼂錯靖難之兵已横然後黜齊泰黃子澄厥料晩也壽城之困甚矣不悟梁昇之佞興元之難甚矣不悟盧杞之奸厥咎必也愛反由於剽賊剽賊由於亡天誘遂由於撓雜撓雜由於亡人料晩由于愚陋

愚痴由於亡識咎必由於隱忍隱忍由於亡氣亡天亡人亡識亡氣如之何其能君能國也孔子曰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是故君子毋敢不聽明警戒震動循其勤于律己明于任人植于紀綱鋪于經綸塞于鮮滿完于惇懞鏡于情僞歸于本眞其非獨全軀命之謂以此孕萬物而長宗祏祚子孫而保黎民也

乙慚

浮邱子曰政以人理以人狂國以人興以人亡是故樹中正則風雨和發偏曲則訞孽章積善良則山川靈納奸宄則百物荒種枳棘則良田敗養稂莠則嘉禾傷乳豺狼則呑噬必縱虺蛇則潛傲張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於乎小人用而國家焉有底乎且夫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故君子必知歷代之所以亡則知非其人者之所以不祥夏不亡於商而亡於遺夏商不亡於周而亡於甚靡周不亡於犬

戍卒而亡於申侯秦不亡於戍卒而亡於趙高漢不亡於莽操而亡於劉秀華歆晉不亡於五胡而亡於何晏王衍隋不亡於唐而亡於虞世基封德彝唐不亡於武氏而亡於李勣許敬宗不亡於朱全忠而亡於崔允宋不亡於蒙古而亡於王安石蔡京明不亡於流賊而亡於劉瑾魏忠賢原夫亡之之人大底利祿薰心鋭於干進者矜指之差也天人憤怒不能自雪者竟體之累也毛羽豐滿驕行不顧者厥徵之橫也事勢騷殺末可如何者乃衰之恥也原夫論亡之者之人大底禍變淩兢而泣而道者後事之愚也萌牙甫露據理以斷者先覺之智也天步艱難委爲自然者淺夫之忼也佞臣可斬以厲其餘者壯士之激也其在十月之交之七章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其在桑柔之三章曰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爲梗言非其人則其國隨之以去也是故有國而不得其君者國如將有君而不得其臣者君

如奇山不必惡豺虎害之川不必横鱷鯢害之父不必敗孽子害之君不必非秕臣害之是故中材而可爲導之君輔以中材以上之臣者昌輔以中材以下之臣者亡不學而美質地之君輔以學而后爲大臣重臣者昌輔以不學而爲大臣重臣者亡有恥而好粉飾之君輔以載德宏信道篤之臣者昌輔以亟功近名之臣者亡英明而恪改過之君輔以發强頗周之臣者昌輔以雅阿之臣者亡必知憂危而不能振之君輔以文經武緯左宜右有之臣者昌輔以罷軟頑頓之臣者亡血氣衰而智慧減之君輔以老成醇粹方嚴周挾之臣者昌輔以枯腐卷拙之臣者亡語曰有斧無柯何以自濟是故君非桀紂之暴而臣無龍逄比干之忠則桀紂勝君非幽厲之昏而臣無芮伯家父之賢則幽厲勝君非秦皇之好參聚而臣知阿指從意如李斯者不止一人則秦皇勝君非漢武之好紛更而臣能面折廷爭如汲黯者曾亡一人則漢武勝君

非粱武之好邪說而道諛黷貨之臣過於朱異陸驗則粱武勝君非隋煬之好婬行而阴書逢惡之臣巧於裴矩郭衍則隋煬勝君非李唐之叢亂官壼而協心輔政亡房杜姚宋其人直言亟諫亡魏徵陸贄其人戡亂定傾亡郭子儀李光弼其人蓄道德能文章亡韓愈其人則李唐勝君非朱明之恭嚞擠拂而智擭韜鈐亡劉基其人身寄國本亡三楊其人道尊儒服織椽璽楊亡王守仁其人氣攝權奸亡楊繼盛黃道周其人則朱明勝是爲故也運使之然也制使之然也然而君子不以咎運之不昌而以咎制之不詳且夫弋鳥者矯其矢釣魚者理其綸物理且然矧乃辨材攻積而不詳其制乎是故文法莫嚴於吏胥禮教莫嚴於師儒粉飾莫工於妾婦骨幹莫貴於丈夫君以師儒之道風其臣則臣以師儒報其君君以吏胥之道風其臣則臣以吏胥報其君君以丈夫之道風其臣則臣以丈夫報其君君以妾婦之道風其臣則臣以妾

婦報其君於乎吏胥妾婦之道而以爲制吏胥妾婦之報而以爲豐裁
竊惑焉未見其可也語曰水波而上盡其搖而復下夫波之上者猶可
使下知乃下下乎是故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愼大道之存也不
吏胥也趙高教胡亥書及獄律令法事而仁義塞吏胥而已矣陳平不
知錢穀丙吉不問死人三公坐論之道也不吏胥也張湯起刀筆爲公
卿卒以詐敗吏胥而已矣諸葛亮躬校簿書陶侃檢攝眾事體兼而材
有餘也不吏胥也楊國忠取習文簿惡吏任之以便己私吏胥而已矣
寇準擇銜官而黜例簿大臣柄政當如是也不吏胥也王安石不諳治
體而變法度以申己意創條例以梗物情吏胥而已矣於乎苟爲吏胥
則下下而已矣皐陶色如削瓜仲尼面如蒙倛亡損於聖人之尊也不
妾婦也蘇秦骨鼻張儀侻脅咸掉三寸舌以媚當世之君妾婦而已矣
張子房狀貌如婦人女子乃其志氣有大過人者不妾婦也何晏爲粉

邪王衍為甯馨見不能福其宗社妾婦而已矣張九齡風威秀整能使明皇見之精神頓生不妾婦也楊再思謂蓮花似六郎妾婦而已矣裴度貌寢韓琦聲雖然而介閎廣舉施於身不妾婦也嚴嵩疎眉目大音聲而務為佞悅妾婦而已矣於乎苟為妾婦則下下而已矣其在菀柳之卒章曰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此言下下者必亡所不至矣亡所不至之謂何曰凡物之精濁美惡能各從其類各止其所乎不能盡爾也是必相欺焉而更相化焉犬欺鹿梟欺烏橘柚化為枳荃蕙化為茅雖人亦然凡為吏胥逞其雜材降其同列匿其狡心飾其邪說輒謂師儒繻古為夸守中為腐誠意為偽直氣為怍匪唯譏刺媢辱之又多方以圖顛耗萃之是謂吏胥欺師儒凡為妾婦施其輭態買其隆恩利其流必哉其秖言輒謂丈夫陽剛為過精白為淺遠圖為擶獨步為蹇匪唯核離膠葛之又出力以頊湯淩轢之是謂妾婦欺丈夫凡為師儒有眞理

不眞理道之别眞理道也則吏胥亡所跨越不眞理道也則深淺在式吏胥之心而俾師儒職務稍紛期會稍迫智斷稍差應對稍拙觀曰何苦而不吏胥哉於是薄經典而師令甲廢禮法而甘賤行捐風昔而比匪人獄塗執而收捉得匪唯盡弃其學而學焉又入其中而千變萬診焉是謂師儒化爲吏胥凡爲丈夫有眞骨力與不眞骨力之别眞骨力也則妾婦亡所枉橈不眞骨力也則低卬在於妾婦之手而俾丈夫丰稜稍剉辨難稍信非毀稍崇甘美稍關觀曰何苦而不妾婦哉於是捨昂藏而學孅趍束𦠆儌而䐶餅笑嬌昭晰而入迷芒折崢嶸而坐傳會匪惟前後判若兩人焉又取譏於時而毋郵其態焉是謂丈夫化爲妾婦於乎自吏胥欺師儒而無義類矣自妾婦欺丈夫而無名分矣自師儒化爲吏胥而無文采風流矣自丈夫化爲妾婦而無心膂腎腸矣其在小旻之五章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

咸艾如彼泉流亡淪胥以敗是豈不爲空國中而無一師儒丈夫者發其咄嗟太息之聲矣乎於乎空國中而無一師儒丈夫而君且媒媒晦晦不知其臣不可倚杖而君且巍巍翼翼日與其臣造作太平而君且悃悃款款委其社稷遺孤之寄以不徙外於臣而君且睢睢盱盱執其黜陟生殺之柄以責報於臣也難之難矣是故以吏胥報其君猶可言也以吏胥蠹蝕其君不可言也以妾婦報其君猶可言也以妾婦訧孽其君不可言也是爲故也吏胥之亟則必爲鼠狐爲稂莠妾婦之亟則必爲鬼魅爲陰霾爲鼠狐爲稂莠則人材斬爲鬼魅爲陰霾則世程晦孟子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繼自今蘇以詩書馴以禮樂樹以忠介箴以廉約惕以威稜鋪以材略倡以豁達烝以淳樸取吏胥而師儒之取鼠狐而鳳皇鷹隼之取稂莠而芝草琅玕之取妾婦而丈夫之取鬼魅而褒衣博帶之取陰霾而甘露祥雲

之不其振乎而惜乎其積重也積涓成江積江成河積河成海不可障也積土成阜積阜成山積山成嶽不可鏟也積吏胥成蠹蝕積蠹蝕成忌諱積忌諱成頹敗不可理也積妾婦成訞孽積訞孽成媢誘積媢誘成淪喪不可支也是故鼠狐之亟則不得復爲鳳皇鷹隼稂莠之亟則不得復爲芝草琅玕鬼魅之亟則不得復爲袞衣博帶陰霾之亟則不得復爲甘露祥雲於乎是師斯代斯人而趨於必不可爲臣之塗也必不可爲臣則必不可爲君必不可爲君則必不可爲國是故風不搖則葉不落薪不積則火不然鳥不鬬則卵不破馬不蹶則車不顛奸言不騁則視聽不眩疑謀不舉則作爲不偏釁蠍不開則邊竟不裂殺傷不慘則黔首不寃語曰斧斤所研瘠痏不息允若茲其能泰然矣乎然而事乃有大繆不然者今將大聲疾呼而告之曰吏胥亡天下者也妾婦亡天下者也疇其受之而疇其信之是曷故也爾乃曰天實爲之矣爾

乃曰君自爲之矣且夫曰君自爲之此吏胥妾婦之秘訣也曰天實爲之此吏胥妾婦之遁辭也曰君爲之我毋能違君之命令而不爲之我爲之而天下不然之君爲之而我爲之天下卽不然之惡能詰之此吏胥妾婦之勝具也曰天爲之我毋能不在天之氣數之內而不爲之我爲之而天下不堪之天爲之而我爲之天下卽不堪之惡能怨詈之此吏胥妾婦之敢狀也曰我使之而君爲之天下惡知其自我使之我請之之而君爲之天下卽謂其自我請之不謂其自我斷之於是天下以爲不然者不之於我而之於君此吏胥妾婦之老計也曰我實致之而天爲之天下惡知我之實致之我稍稍懺悔之而天爲之天下不第謂我之懺悔之而信我之亡所實致之於是天下以爲不堪者不之於我而之於天此吏胥妾婦之妙算也且夫陰莫陰於秘訣遁辭兇莫兇於勝具敢狀利莫利於老計妙算其在台編之六章曰池之竭矣不云自頻

泉之竭矣不云自中尤若茲則孰職其咎矣乎是故夏罪趙良商罪蜚廉周罪申侯秦罪趙高漢罪秀歆晉罪晏衍隋罪基龔唐罪崔李宋罪王蔡明罪劉魏今亡有爲非亡有也有之而不揭其主名有之而不昭其事實有之而不撤其表裏顛末自封自固之藩籬有之而不蘇其君臣上下相然相死之酖毒有之不能得之得之不能治之且夫有之而能得之得之而能治之此君子之所以甄陶小人也是故漢之君子猶攻外戚猶鬬閹豎唐之君子猶持女后猶捍藩鎮宋之君子猶斥新法猶唾和議明之君子猶犯權相猶折貂璫是故君子能治小人小人可以化爲君子小人卽不化爲君子君子不可以不治小人此君子之苦心正則也今也不然心知其有之而與爲隱忍目睹其有之而與爲閃爍目童走卒惡其有之而貴顯者與爲變通攢忻遠裔荒服哂其有之而暱近者與爲棲遲偃仰豈唯弗化之又孳其兩利俱存而弗治之豈

唯弗治之又廢察存厚而不欲得之豈唯不欲得之又文飾於衆以爲未嘗有之故曰今亡有焉雖然非亡有也其在正月之十一章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言有不得冐亡也是故長林必有可除之草曲路必有可駭之津秕臣必有可指之罪秕國必有可罪之臣身爲秕臣而無可指之罪者巧彌縫也時爲秕國而無可罪之臣者護阿偏也巧彌縫者横其中而孫其外也護阿偏者護其私而戚其公也横其中而孫其外者羣憲之所傳而獨智之所僇也護其私而戚其公者一曠之所遯而千秋之所揭也獨智之所僇者匪以斧鉞而以豈弟也千秋之所揭者匪以門戶而以和平也是故雖無可指必有可指欲蓋彌彰纍纍者是俟雖無可罪必有可罪百千其喙不能爲解書曰象恭滔天然乎然乎虎而曰我非虎虎乎虎乎其誰汝許乎梟食其子而謂於人曰我非梟乎梟乎其誰汝要乎盜跖篋探囊而曰我不爲盜盜乎盜

乎其誰不汝謀乎蠱中人於腹而詬其所中之人曰我不負汝蠱乎蠱乎其誰不汝駭沮乎

樹文

浮邱子曰東方有一士焉爬羅稗野之書汎濫耳目之用於記問也博矣於爲文也堆陳襲故而不可以理矣南方有一士焉揣摩當世之尙搴摘詞賦之華於藻采也艷矣於爲文也柔筋緩肉而不可以植矣西方有一士焉游神方體之外恣爲鬼蜮之談於思也極窅冥之致矣於爲文也撝其偏封其愚而不可以訓矣北方有一士焉勞形案牘之中筆其猥瑣之事於譽也揑賸給之能矣於爲文也摭其陋蹈其淺而不可以廣矣中央有一士焉傅會儒先之指貌爲有得之言於塗軌也似矣於爲文也膠於心而亡能茹吐之棘於手而亡能闔闢之矣於乎堆陳襲故而不可以理者文而韌者也柔筋緩肉而不可以植者文而跮

者也揭其偏封其愚而不可以訓者文而妖者也摭其陋蹈其淺而不可以廣者文而市者也膠於心而亡能茹吐之棘於手而亡能闔闢之者文而塊者也文而醜者視其文知其人之反是獨立也文而淫者視其文知其人之阿世取容也文而妖者視其文知其人之畔道傷教也文而市者視其文知其人之亟功近名也文而塊者視其文知其人之形閉中距也是故玉巵無當不可以爲寶蟲葉似字不可以爲文於乎文之敝也如此乎雖然舉衆多之文而積秘之也者則必出其名世之文以模楷之也乎曰所謂名世之文必天地陰陽以爲端億兆民物以爲委千聖以爲脈百世以爲質仁義以爲經緯忠孝以爲表裏喜怒愛惡以爲中和因革損益以爲變化天地陰陽以爲端故仰觀俯察燭其幾也億兆民物以爲委故左提右挈結其情也千聖以爲脈故旁搜遠紹悟其大也百世以爲質故良法美意訂其永也仁義以爲經緯故不

出戶庭熟其故也忠孝以爲表裏故不鑿天性徵其備也喜怒愛惡以爲中和故正義直指見其心也因革損益以爲變化故錯儀畫制合其則也仰觀俛察燭其幾於是乎有蚤計之言左提右挈結其情於是乎有壹體之言旁搜遠紹悟其大於是乎有不狎塵俗之言良法美意訂其承於是乎有不還運會之言不出戶庭熟其故於是乎有剖析豪釐之言不鑿天性徵其備於是乎有披瀝血誠之言正義直指見其心於是乎有忼慨滂濞之言錯儀畫制合其則於是乎有疏解調適之言蚤計之言振聾瞶也壹體之言塞旁辟也不狎塵俗之言章軌物也不還運會之言利後嗣也剖析豪釐之言擯羣欺也披瀝血誠之言格君非也忼慨滂濞之言信道氣也疏解調適之言濟時艱也能振聾瞶也者我知其爲寵鍔之文能塞旁辟也者我知其爲準繩之文能章軌物也者我知其爲金玉之文能利後嗣也者我知其爲俎豆之文能擯羣欺

也者我知其爲風霜之文能格君非也者我知其爲宮商之文能信道氣也者我知其爲河岳之文能濟時艱也者我知其爲穀帛之文龜鑑之文皓皓乎其白也準繩之文懷懷乎其備且詳也金玉之文昒昒乎其式好也俎豆之文翊翊乎其使人敬也風霜之文凜凜乎其不可以干也宮商之文懇懇乎其善入而訢訢乎其不可窮也河岳之文泱泱乎矗矗乎其與世無極也穀帛之文油油乎其適於用也是故不矜起問而括不摛藻采而工不造窅冥而中不夸縣給而是不搆彤飾而明東方之士失其博南方之士失其艷西方之士失其怪北方之士失其瑣中央之士失其腐俄而東方之士又與爲譎詠焉南方之士又與爲僻慉焉西方之士又與爲犍犍焉北方之士又與爲嫵嫚焉中央之士又與爲詆訶焉然而無以損於其文之毫髮焉俄而東方之士悔其譎詠又與爲揄揚焉南方之士悔其僻慉又與爲切怛焉西方之士悔其

緯績又與爲夷憚焉北方之士悔其嫵嫚又與爲孫護焉中央之士悔其詆訶又與爲標榜焉然而無以加於其文之品目焉無以損者匪爾之餕不鈠也有固且呵護之固且發明之者也無以加者匪爾之體不動也有固且根柢之固且從容之者也其根柢之也以格物窮理其從容之也以存心養性其呵護之也以天神地元其發明之也以後之聖者賢者此名世之文所以可久可大而孰能加之損之乎是故雲霾一重一掩明月不以介意市塵一虛一盈連城不以更價於乎名世之文無與儷也如此乎雖然於今之人無與儷也者則必於古之人有與處也乎曰古之人古之人乃所願則學周公孔子之學志周公孔子之志以文周公孔子之文也周公之文何文也諷邠風則其文勞以思諷無逸則其文儆以恪諷周官則其文典以碩諷爾雅則其文澤以檷孔子之文何文也諷繫辭則其文奧以堅諷論語則其文秩以易諷孝經則

其文擧以盡諷春秋則其文肅以斷孔子巳降諷大學之文則曾子析其次第諷中庸之文則子思淑其心法諷七篇之文則孟子皀其本宗孟子巳降則諷荀卿氏之文有見於理無見於性則諷■仲舒氏之文有見於數無見於理則諷楊雄氏之文有見於奇無見於庸則諷王通氏之文有見於粗無見於精則諷韓愈氏之文有見於表無見於裏雖然荀卿氏董仲舒氏楊雄氏王通氏韓愈氏修其道而弗完者也擧其說而弗備者也有責焉無罪焉爾乃諷賈誼氏之文優於救時劣於竢命諷劉向氏之文工於述古拙於討源諷陸贄氏之文詳於擧事闕於闕道雖然賈誼氏劉向氏陸贄氏雖未至於庭也亦不踰其垣也有責焉無罪焉爾乃諷莞商之文褊而自用諷申韓之文慘而自成諷老莊之文縱而自喜諷孫吳之文戕而自名諷鬼谷之文譎而不度諷公孫龍之文辯而不倫諷墨晏之文儉而不情諷騶衍之文誕而不實諷淮

南王之文澁而不歸諷抱樸子之文華而不根之文也之人也於周公
孔子之藩若枘鑿之不相入水火之不爲容也非徒責焉又加罪焉爾
乃諷班馬陳范之文史而雜諷鄒枚潘左之文賦而鋳諷曹劉鮑謝之
文激而譎諷徐庾盧王之文麗而荒之文也之人也於周公孔子之燮
若瞽瞍之無知而歸瘖之無言也非徒責焉又加罪焉雖然賚萊塞林
矣不可謂世無蘭槐齒寂藂羣矣不可謂世無賢傑是故文之爲運昌
於周公孔子火於秦枝於漢執隋唐之間而復於宋爾乃諷周濂溪之
文醇而雅諷張横渠之文簡而該諷二程氏之文絜而精諷朱紫陽之
文大而正之人也之文也此周公孔子所由以不榛塞而有志量之士
所急起直追以厲行之者也我希堯舜禹湯則以周公孔子爲津梁我
希周公孔子則以周程張朱爲津梁而或好尙之溺則意中別出一程
朱而非本來之程朱雖黄之遜則闢程朱不可爲學而戒其徒毋得復

言程朱華間詭辨巧思窺詆掩程朱而自眩其能乘天作睽喪心病狂衅程朱而不悔其非君子不取也雖然陰陽寒燠不一氣而歲功濟方員銳椭不一名而器用鈞是故學不必與周程張朱兩其塗文不必爲勦說爲雷同材不必使荀董揚王韓盡出己下文不必不補葺其所不能於乎數不窮則理不轉變不極則智不生中不憤則采不發外不陵則界不爭天雖無梯毋㢘於登聖雖無涯毋劃於從思之思之鬼神通之鼓之舞之雷霆驅之人皆可爲枉用孫之瞻之在前忽焉後之片念悁結終身以之千變萬拎慎勿捨之蟠然而爲本根墳然而爲華萼淵然而爲道德焉然而爲文章其積之久遠而儲與扈冶者可盡而不可盡其鈞之幽深而發皇揚詡者不可量而可量其可盡而不可盡也以其亟於諸子百家之言之所不能到也矧乃其爲淺見寡聞之人也其不可量而可量也以其爲愚夫愚婦之所與知與行而無不可也矧乃

其爲親戚君臣上下之人也是故其篇九十有一其言二十萬有奇其指務在剖析天人王霸發抒體用本末原於經訓證於史策切於家國天下施於無窮其心務在掾啓主術臣道護持國勢民風我之所有以公於世而毋敢恪世之所無以鞭策於我而毋敢漠然是故事莫詳於古先制莫陋於晚近習莫積於嫷護心莫敬於學問我則首之以則古上中下而次三要以不雜舉也次十蔽以抉其偏也次甲權次乙權以不失其所凭藉也次白術上下以爲君可望而知臣可迹而志則猜防疑竇不作也次訓始以前行素修也次訓終以行善備敗也次辨萌以燭於將然未然毋遲頓不及事也次訓化以不拘習蔽虧也次去壅以爲左右小大遐邇中外若一氣之呼吸也次甲繆次乙繆以貴能見其過而內自訟也次甲匡次乙匡以君臣之際有交修有自修也次釋均上下以能不偏之爲害也次甲私次乙私以用心不可不如天地日月

也次儒解上中下以聖賢之徒國之寶物之杖也次直解上中下以忠槩讜論不可一日而不接於大君之耳也次仁解次禮解以性行不可界於疑似也次訓勞以實濟也次訓逸以懲執拗而流於敗壞也次尙變以芟其一切之不然而就其然也次尙特上下以邁心遠圖者能不汨沒於庸衆鶩散也次三疾次三習以世態日非人理日棘不可不揭摭之沐浴之也次仕解上下以出身加民貴茂正其德而優其具也次九材以賢愚高下之等如權衡之於輕重繩墨之於曲直也次入抑以塞其徑竇振其風向也次審類以人物一致也次諷羣上下以亟其情僞之所之也次原愛次原惜以情所有而自然之毋理所無而倒施之也次四辨以明其異趣不可一概也次相經以貌取不如心度也次左評以物論不可恃吾中有主不可橈也次柄言上中下以是非必出於君子之論斷也次訓名上中下以道薄風頹君子不可無令聞令望以

繫天下之重也次釋用以能治己則能治世也次三衡以寬猛不兼不可爲功於今之世也次釋和上下以不黨不爭然后君子也次原宗次原輔次原傳次原封以非股肱心膂之臣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也次審任以戒非其材而處其據也次訓吏以祛浮盬也次訓使以不辱命也次訓令以親切於民也次訓史上下以伐蠹賊也次醫貧以止今之罷露百姓煎靡貨財者也次刺奢次辨荒以留有餘而補不足也次訓廉以爲冒沒輕儇貪而不讓匪官之玷乃心之玷也次訓退以不能者止古今之通義也次訓厚上下以民之無良可憂而吏可駭也次原教上下以左道不去則庶民不興師儒不尊則君臣上下不治也次辨莠上下以無禮無學而賊民興國不知其所究竟也次儲武上中下以應薄扞患夷險除穢不惟其力惟其智不惟其運惟其人也次釋憂以驚雀處堂無遠慮則有近憂也次原刑以誅有罪徵有功也次植節以國家

養士不可以不豫士報國家不可以不熏也太甲戒太乙戒太甲慚太乙慚以君臣上下不可習肥美而不聞禍敗凶喪之語處佚樂而不設憂勤惕厲之心也夫人必有志也然后不已於氣必有氣也然后不已於言必有言也然后不絕於人必有人也然后不絕於代我則以樹文終焉於乎此所謂學周公孔子之學志周公孔子之志以文周公孔子之文者然邪否邪雖然周公孔子則鈞聖矣周公佐王業開太平孔子所如不合乃其遇不異乎則嘗揔上下古今聖人賢人之遇而衡之周公以前之聖人賢人大㡳聖賢而得行其道者乎是不以周公終乎周公以後之聖人賢人大㡳聖賢而不得行其道者乎是不以孔子始乎是無乃造物者遇周公無損於厚而遇孔子漸趣於薄乎曰聖人賢人之得行其道與不得行其道造物者之厚遇聖人賢人與其薄遇聖人賢人姑置勿論爾千歲之松免絲縈其上茯苓聚其下雨露之不加潤

鸑鷟之不從羣其所醜殆者然也羽蟲三百六十之　曰鳳皇戴仁纓義負禮向智蹈信天樞得則來儀於廷人事盭則潛若九夷其所別白者然也華卿萬里去不息焉鶬鶊巢林遠者託焉內姦黍矣外亡敗焉肥固充矣瘠豈捐焉夫其君臣容與言計聽從兼如雲龍畢若魚水於是乎君子歸嚮敢敢指摩萬有寫其寸心之赤措於三代之隆則天下以其文為周公之文焉當吾世能用之後之聖者賢　者修明而利濟之可也若其上下枝梧窮蹙膠折菁蠅營營於其前蜂蟇躋攀於其後於是乎君子宅心悲惻抑音寂漱庶為空言之垂用稱乾坤之體則天下以其文為孔子之文焉當吾世無能用之後之聖者賢者講明而持措之可也於乎不用而覆顙以奸之者幽也可用而辭諱之恐不及者隘也高吾說以為衆不徹於聽者執也輕吾代以為無能左右進止我者驕也睚其時而鬱忿者躁也有其具而反懷懼以為不如庸人者諂也

守先待後而遷於內撓於外不克終其業以承其春者懦也易名實以遲徭尤者弱也處幽冗之中而無敢謂周公孔子可為者悗也名為學周公孔子而無眞意者狂也灼見周公孔子可為乃又計校浮世得失少多之數者雜也是故君子惟其文而已矣河之廣矣君子溯於崑崙之源岱之崇矣君子攷於東方之始於乎周公孔子而既歿矣文其在茲乎其不在茲乎